

鄭 州 主 教
賈師誼主教（ **Luigi Calza** ）
與
中國的若瑟會修女們

第一部份

Augusto Luca 著

鄭州主教

賈 師 誼 主 教

(*Monsignor Luigi Calza*)

1879 - 1944

序言

本書是為慶祝若瑟修女會成立一百週年而寫的，提及若瑟修女會，總不能不提它的創始人——河南西部的第一位牧人，即後來被祝聖為鄭州教區的第一任主教——賈師誼。他是誰呢？我想大家對於這位在清光緒末年來到中國，並將其一生奉獻於中國的沙勿略會傳教士，是非常陌生的。

奧古斯都·路加神父是歷史學家，也是本書的作者。在書中，他為我們介紹賈師誼這位重要人物，也讓我們認識他的傳教熱火和傳教歷史。他用照片讓我們回顧傳教區的開始，帶我們跳回到一百年前，也讓我們瞭解賈主教在當時所面對的種種困難。閱讀路加神父的著作，我們可以瞭解賈主教的德行，及其深厚的信德，也能從他身上領略到，那超越於種族、文化、困難、社會、意識形態的愛德，並進而激發我們現代福傳的精神。

1879 年，賈師誼主教生於義大利北部巴爾瑪縣山上的一個小村莊，七歲時母親過世，留下他和妹妹。十八歲時，他進入孔維鐸神父剛建立的方濟各·沙勿略修會（即帕爾瑪外方傳教修會）。1904 年晉鐸後，同其他三位神父離開義大利，前往中國河南，創建沙勿略會的傳教區。1912 年 4 月 11 日，被梵蒂岡任命為第一位河南西部的主教，1912 年 4 月 21 日，在帕爾瑪被祝聖為主教。

賈師誼主教，自 1904 年二十六歲，抵達河南的開始，就滿懷福傳的熱忱，協同修會的其他修士，積極推動當地的牧靈工作，達四十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深厚的仁德、虔敬的精神，與慈悲的善行，是我們所要仿效的。他尤其關注貧窮者、孤兒、病人。因此，1912 年在鄭州建立了第一座免費的醫

院（選擇鄭州是因為它是個偏僻的地方，是個小城市），這是他當主教時，做的第一項工作。

他做的第二項工作，是培育本地神父的聖召，創辦若瑟修女會。主教雖然日理萬機，仍抽出時間每天陪伴修士、修女。1944 年，他在河南面對了更大的災難——饑荒、戰爭、迫害。他為此苦心竭力，耗盡了自己的生命，於 1944 年 10 月 27 日蒙主恩召，離開了他心愛的羊群。

上述所言，是賈主教一生的濃縮，無法完全表達他虔誠的信德和愛德。奧古斯都·路加神父收集了當年賈主教在《信德與文化》月刊連載的文章。閱讀賈主教的話語，能夠幫助我們進入他的內心與感情世界，也能夠瞭解他在河南所承受的一切痛苦。

對於曾經接觸過賈主教的長輩而言，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夠喚起他們早年的寶貴回憶。更重要的是，也能夠點燃現今各位心中熊熊的福傳熱火。

童年與聖召 (1879-1903)

羅卡波巴爾匝 (Roccaprebalza) 是亞平寧半島帕爾瑪 (Parma) 區位于柏柴托 (Berceto) 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879 年 7 月 26 日 Luigi Calza (中文名字：賈師誼)，就出生在這個小村莊裡，父親名叫若瑟，母親是安吉麗娜·維思高韋 (Angelina Vescovi)。賈師誼是長子，這對年輕夫婦在喜悅中迎來了兒子的誕生，出生後第二天就給孩子領了洗。

兩年後他的妹妹出生，名叫德肋撒。遺憾的是，很快地媽媽安吉麗娜在 1886 年 10 月 27 日離開了人世，年僅 34 歲，當時賈師誼只有七歲，而妹妹德肋撒只有五歲。爸爸若瑟為了給兩個小孩找一位母親而再次結婚，繼母也真的如同親身母親一樣照顧著兩個孩子，即使賈師誼已來到中國，還常常郵寄給他家中所節省的東西。

賈師誼在柏柴托讀了頭幾年的小學，十歲時轉學到帕爾瑪的慈幼會學校，可能是在那裡讀完了小學四年級與五年級，因為柏柴托的小學沒有四、五年級。1892 年 9 月，因為想成為司鐸，所以就加入了柏柴托的修道院，繼續中學的課程。

當時的修院院長是奧密斯達·白萊格利 (Ormisda Pellegri) 神父，他常常和修生們談傳教工作，特別是孔維鐸 (Guido Conforti) 神父的傳教事業，他曾說，孔維鐸神父用了他所有的積蓄，為給那些想成為傳教士，去中國傳教，歸化中國人的青年們創立一所小修院。

孔維鐸神父在帕爾瑪創立了一所小型的「外方傳教會修院」。並於 1895 年 12 月 3 日由方濟各·馬嘉尼 (Francesco Magani) 主教批准了此修院的章程。

談論這些，給年輕的賈師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當他中學畢業以後，就申請加入「帕爾瑪外方傳教會修院」，位於當時帕爾瑪修院後方的金獅街上的一所房子內。

修院院長白萊格利神父將年輕的賈師誼推薦給孔維鐸神父時，這樣說：《這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年輕人，我相信修院做成了一筆利潤豐厚的交易》。

院長又補充說，最好把這個青年學生安置在樓上的大房間〈有更多新鮮空氣的地方〉，為的是他健康上的需要。幾年後，當年輕的賈師誼向徵兵機構提出申請時，這個健康上的訊號得到了證實：“身體瘦高、單薄”，身高 1.73 米，胸部只有 0.78 米，因胸膛不夠寬大而被宣告免服兵役。

賈師誼於 1897 年 11 月 5 日進入了位於金獅街的修道院，當時年僅 18 歲。修院內除了同時也是教區副主教的會祖以外，還有一位年輕的司鐸，名叫李加約 (Caio Rastelli) 神父，他擔任副院長的職務。修院有 34 位學生，其中三位神學生，兩位高中生：賈師誼加入到高中生的行列，開始第一年的高中課程，而其他的 27 位學生則學習初中的課程。

賈師誼的父親對賈師誼的決定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因為他認為，在孔維鐸修院只需付較少的膳宿費，然後學生們就會轉入大修道院。1899 年 10 月，賈師誼結束了兩年的高中課程之後，接受了削髮儀式，並且開始第一年的神學課。

同一年，孔維鐸修院的頭兩位傳教士隨同方濟各修會的富格辣主教 (Francesco Fogolla) 踏上遠赴中國的征途，這兩位傳教士是李加約神父和馬尼泥 (Odoardo Manini) 執事。他們前往山西省傳教，因為富主教曾是這裡的副主教。

1900 年的初期，因為一個抵制外國人及傳教士的運動，從中國陸續傳來一些令人恐慌的消息。在這之前的幾個月，賈師誼曾對父親說過，他會像去年從金獅街出發的兩位傳教士那樣，去中國傳教。賈師誼的父親開始感到震驚不安，隨著晉升司鐸的時期臨近，不斷地給自己的兒子施加壓力，希望他像其他修士那樣轉到教區的修院。

1900 年 3 月 25 日，若瑟給自己的兒子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件，想使他放棄做傳教士的意念：

我不阻止你晉升為司鐸，也不阻止你成為天主的真正僕人，我只希望你跟我們在一起，與家庭緊密相連，如同十誡所規定的...我們永遠愛著你...當你遠離自己的親人、遠離家鄉時，請你想想那會帶給我們多麼大的空虛和悲痛。

賈師誼沒有勇氣回覆父親的信件，因此父親認為他還是想去中國做傳教士，所以請求一些親戚再寫信給賈師誼，希望他改變主意，而親戚們也真的這樣做了。

由於沒有得到答覆，復活節後幾天，父親帶著女兒德肋撒前往修道院，不斷地向賈師誼哀求、跟他發怒，然後求見修院的長上，很可能就是孔維鐸主教本人。他們即使面對院長也是憤怒相向，並且講了一些粗魯的話。在某一時刻，父親的憤怒加劇，就轉向自己的兒子：“比起看到你遠離家園，我更希望看到你現在就死去…”。

說完這句話就怒氣衝衝地離開了，然後跟女兒一起登上了回家的馬車，在路上未發一言。但是他心中卻痛苦不堪，感到自己說了很可怕的話；等回到了村

莊，把女兒送回家，然後直接去找神父...至於他說了些什麼，我們並不知道，但第二天清早，若瑟向修院的長上寫了一封誠摯的信，請求院長的寬恕；在書信的結尾這樣寫到：“我將一切交付在天主的手中，我希望我的兒子也這樣做。願天主的旨意承行於地。”

這個聖召需要多大的付出啊！也許父親、母親以及妹妹更感受到天主的召叫，天主大能之手使賈師誼變得更加堅強，甚至願意犧牲一切。

以後的幾個月事情變得更加令人擔憂，1900年6月20日，德國全權公使克萊孟·馮·柯特勒（Clemens Von Ketteler）公爵在北京被人謀殺。這是叛亂的徵兆。一群暴民在義和團的率領下，攻擊西方國家的公使館區，這種圍攻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直到八國聯軍8月14日趕來之後，才解除了圍困。

這次暴亂中，不少的傳教士及教友喪失了生命。在山西太原，也就是孔維鐸的兩位傳教士所在的地方，也爆發了宗教迫害，宗座代牧艾士傑（Gregorio Grassi）主教及助手富格辣主教，是兩位最早為主殉道的主教，與他們一起致命的還有三位傳教士、七位修女、七位中國籍修生以及九位傳教的助手。他們是第一批遭受浩劫的天主教徒。

孔維鐸的兩位傳教士逃亡到了內蒙古，才倖免於難，但是不久，李加約神父因為逃亡中的疲憊不堪以及在內蒙古遭受圍困而喪命，馬尼泥執事則被召回義大利。

2

在中國的新使命

在帕爾瑪，孔維鐸的這個學生小團體已經從金獅街遷移到練兵場，在聖瑪定諾大道8號。在這裡年輕的賈師誼繼續自己的學業，1900年11月1日他許諾要獻身於傳教工作，並在12月3日聖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esco Saverio）瞻禮日宣發修會聖願。在結束了第三年的神學課程後，1902年5月24日被帕爾瑪的主教方濟各·瑪嘉尼祝聖為司鐸。

盛大的慶祝活動在羅卡波巴爾匝（Roccaprebalza）舉行，想到自己的兒子遲早要遠赴中國這件事，深深地刺痛著父親及善良繼母的心；而賈師誼神父則已經返回修院，為了完成第四年的神學課程。

同年，孔維鐸主教被任命為拉文納(Ravenna)的總主教，1902年6月11日在羅馬的聖保祿大殿接受祝聖；1903年1月5日就任拉文納總教區的總主教。

雖然第一次的傳教工作失敗了，但會祖並沒有灰心失望，他又開始籌畫一個新的工作。由於孔維鐸被任命為拉文納的總主教，加上一些古老修會團體不願意在他們的傳教區內接受這個新的修會的傳教士，因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最終，安西滿(Simeone Volonteri)主教，中國河南的宗座代牧，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他願意接受孔維鐸修會團體的傳教士們。

準備遠赴中國傳教的司鐸們是：25歲的賈師誼；23歲的卜懋德(Giovanni Bonardi)；26歲的尚德里(Antonio Sartori)神父和彭伯炎(Giuseppe Brambilla)神父。

授十字苦像禮是在修會團體的小教堂內舉行，這教堂1900年創建，在城的南面，位於被稱為「練兵場」的地方。總主教孔維鐸特意從拉文納趕來，給第一批準備遠赴中國河南傳教的傳教士們佩戴十字苦像。

1904年1月18日星期一的十點三十分，在修會的小教堂內，孔維鐸總主教舉行了隆重的感恩聖祭，並在彌散聖祭後祝福了十字苦像，並且為每一位傳教士佩戴了十字苦像，在場的許多親朋好友都深深地被感動。總主教向傳教士們表達了最後的問候，我們將全文完整地記錄如下，因為這是許多問候中的第一個，特別是因為它包含了我們可以定義為使徒工作的神秘經驗。

為了更神聖的目的，天主悅納了你們的誓願，你們將自己如同馨香的祭獻完全獻給天主，並獲得接納。

還有短短的幾小時，你們就要遠離自己所深愛的土地，這塊土地氣候迷人、科學、文學及藝術博大精深、熱情好客、民風淳樸、繁榮昌盛、生活富裕，但你們去中國是為了向人宣講福音。

我還有其它的羊，還不屬於這一羊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這是我們靈魂的牧者耶穌基督，對我們所講的話。因此，首先是宗徒們，然後是世世代代無數慷慨的人們接納了這預言，並且努力地去實踐。

同樣你們也慷慨地接受了主耶穌的這句話，將一切寶貴的事物、一切合理的親情犧牲，並奉獻給天主；你們許下要將福音之光帶給仍然生活在錯謬與死亡陰影下悲慘的中國人，在那個遙遠的地方，有多少令人心酸的事情正在上演…

各種磨難正等待著你們！可能還包括殉道的花冠！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擾亂你們，任何東西都不應使你們驚慌，你們胸前所佩戴的十字苦像將帶給你們慰藉，並成為你們的喜樂、你們的一切；祂曾為了救贖人類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你們應當在祂身上學會為弟兄們犧牲。

天主的恩寵也會安慰你們，並且永遠不會缺少；這份恩寵使意志薄弱者成為堅強者，並使我們在各種嚴峻磨難中重複以下的話：「在任何磨難中都非常喜樂」。

在你們即將遠離的土地上，將有無數的人分享你們的喜樂、分擔你們的痛苦憂愁，許多人願意共享你們的幸福和辛勞的美果，這樣的想法會帶給你們莫大的慰藉。希望你們最後能獲得永生的賞報，那為善良忠信的僕人所保留的百倍賞報也會帶給你們安慰：你們將領受百倍的賞報並且承受永生。天主將計算你們的步伐，並且收集你們的每一滴汗水，將它們變成珍貴的寶石。

幾周前基督的代表教宗，全心頒賜給你們的宗座降福會帶給你們安慰，更不用說昨天教區的主教給你們的降福。

即使日後沒有流血致命的殉道者，但永遠不會缺少忘我犧牲的殉道者、受苦的殉道者，不斷的殉難，是比真正的流血更加嚴酷的殉道。

就像依撒意亞先知一樣，我也給你們說：你們去安慰那些可憐的人們吧！教導他們、引導他們走上救恩之路，我衷心地呼求全能的天主降福你們、陪伴你們。

或許因為仍然記得那次的遠離對年輕的賈師誼神父是多麼大的代價，所以在不久之後，孔維鐸主教給自己的子弟們寫了一封信仰規勸信，發表在他親自編輯的 1921 年的《沙勿略會憲》第 184 條款內：

傳教士應當將自己視為歸化外教人的自願犧牲品，與基督一起拯救整個人類，應當被看作是一種最高的榮譽。衷心祝願有朝一日，犧牲一切能夠前往工作的園地，隨時準備好承行天主在合法長上的命令中所彰顯的旨意。

選擇了福傳工作，就意味著完全地奉獻自我，作為拯救世界的自願祭品。從出發的那一刻，就開啟了自願的自我犧牲。

3

賈師誼神父在中國 (1904-1911)

由馬車所組成的長長的送行隊伍，陪伴四位傳教士到火車站。他們乘火車離開了家鄉，孔維鐸主教一直把他們送到皮亞琴察(Piacenza)，他們要在這裡做短暫的停留，接受該城主教若翰·斯卡拉博利尼 (Giovanni Battista Scalabrini) 的祝

福，這位主教是「義大利關懷海外移民」的始祖。在皮亞琴察由安多尼·薩瓦尼 (Antonio Savani) 神父陪伴他們直到熱那亞 (Genova)，1904 年 1 月 21 日上午八點三十分他們乘坐 Norddeutscher Lloyd (德國北方皇家) “龍” 號汽船離開義大利。

經過 61 天的長途旅行，四位傳教士終於在 3 月 24 日到達了靳家崗（今天的靳崗）。當時靳崗是一個小鎮，距離南陽府只有七公里，在河南省的南部，是宗座代牧的公署。為免遭土匪的襲擊，整個代牧公署由高大的城牆維護，到了晚上，城牆的所有門都要關閉，不許任何人進入。

孔維鐸的四位傳教士受到了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們的熱烈迎接，並且與他們建立了堅固的友誼。他們都穿戴得像中國人，頭上要戴假辮子，等到頭髮長了以後再替代假辮子；他們在未來的幾個月內要專心學習中文。賈師誼神父、彭伯炎神父，還有一位中國神父，被派遣到北方的襄縣，宗座代牧有意將此地委託給帕爾瑪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們作為傳教中心。

賈師誼神父的微笑、彬彬有禮以及所表現的特殊善良、仁慈的態度，很快贏得了人們的好感，教友們都很喜歡他，而外教人則以驚奇、欽佩的眼光觀察著這位親切有禮的年輕傳教士。

兩位傳教士身邊有一位年老而富有經驗的神父——安傑羅·嘉塔內奧 (Angelo Cattaneo) 神父，他在中國已經工作了 34 年。幾個月後，賈師誼神父被委託管理白莊的一小群熱心的教友。而彭伯炎神父則被派遣到禹州，那裡可能沒有什麼教友。其他兩位司鐸，尚德里和卜懋德，則留在傳教中心，尚德里在輔助傳教工作，卜懋德則負責管理財務。

賈師誼神父很快就適應了新的工作，開始認識並喜愛自己的教友，但是一件悲慘的事件打亂了原有的計劃。1905 年 4 月 5 日的夜裡，在河南省東北部的鹿邑縣有幾個攜帶刀劍、步槍的中國人闖進了教會，他們襲擊了傳教士，然後留下半死不活的傳教士就離開了。他們不是當地人，因為那位受傷的司鐸並不認識他們。

那位司鐸傷勢十分嚴重，所以需要有人替代他，因此嘉塔內奧神父立刻趕來事發地點，七月就請賈師誼神父過來，因為需要他照顧這些受到嚴重驚嚇的教友。

賈師誼神父很快就適應了當地教友的情況，但他覺得當地特殊的問候語很奇怪：“神父，你吃飯了嗎？”；連孩子們與女人們都這樣問候他，這是在其它地方不會發生的事。事實上，在那個年代，婦女們必須閉門在家，而傳教士們也不能接近她們。但在鹿邑，婦女們享受著較多的自由，因為她們都是教友，甚

至還有許多是傳道員。

1906 年，沙勿略修會鳳來儀神父（Pietro Uccelli）與賈師誼神父一起在鹿邑工作，他寫信說，感覺自己處在一個和自己家鄉一樣的、都是教友的村莊。那裡有三個鄉村，一個挨著一個，居民確實幾乎全是教友。鹿邑的居民最驕傲的是：他們是從法國傳教士董文學神父（Gabriele Perboyre）手中領的洗，這位傳教士於 1840 年時為主殉道，有些老年人仍然記得他。

4

賈師誼 (Luigi Calza) 主教 - 宗座監牧

賈師誼神父曾希望宗座代牧將鹿邑的福傳工作委託給帕爾瑪外方傳教會的會士們，因為他非常喜愛這個地方，並且此地教友的信仰歷史也非常悠久，但並未能如願，因為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非常珍惜地保留了整個河南省東北部的福傳工作。不過在鹿邑一年多的傳教生活，使賈師誼神父獲益匪淺，因為他瞭解了中國人的性格，也懂得了傳教員在傳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因此，當他一成為傳教區的長上，就從那些天主教歷史比較悠久的地區找尋傳道員。

在帕爾瑪傳教士雜誌“*信仰與文明*”（1903 年 12 月，試刊號）上刊登了第一批前往中國的傳教士的新聞，這個訊息將事情複雜化了，原因是其中的一篇談到了河南的傳教歷史，提到傳信部決定重新劃分這塊遼闊的土地，將河南省東部地區委託給孔維鐸主教的修會團體。事實上，傳信部並沒有任何意願劃分新的傳教區域，可能是傳信部的職員曾經跟孔維鐸主教或者其他人私底下提到過。要等將來若當地教友的數目增加，缺乏傳教士時，才會考慮這事。

這個傳言當然也不能瞞過河南的宗座代牧安西滿主教，他立刻提出一個相反的劃分意見，那是一片幾乎未曾開墾的處女地。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非常注重現在這個地方，因為他們已經開展了許多年的工作、投入了很多的錢財，所以希望在未來的劃分中，這區域仍然屬於宗座外方傳教修會團體的管轄。才會急於將河南的西北部地區劃給帕爾瑪的傳教士們，那邊主要是山區，人們也還不認識天主教會。

只是當宗座代牧剛剛將劃分的建議提交給羅馬時，就突然去世了，那是 1904 年 12 月 21 日，他的繼任人是安傑羅·嘉塔內奧神父，他曾大力協助過我們的傳教士們。

安傑羅·嘉塔內奧神父採用了已故安西滿主教的計劃，但增加了黃河岸邊的鄭州市，當時只是一個小城市，各種工業剛剛起步。只是他不願意將鐵路西部的密縣、新鎮以及禹州劃分過去；這些地方在地理上屬於西邊，算是沙勿略傳教士們的管轄區，但在行政上則隸屬於開封監牧區，是河南的東部地區。

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們與帕爾瑪會的傳教士們就為此事相互起了爭執，不過雙方之間並沒有任何的敵意，事情發展到最後，傳信部做出了有利於沙勿略傳教士們的裁決。

1906 年從義大利又來了三位同會弟兄，龍高升 (Leonardo Armelloni) 神父、柏長青 (Eugenio Pelerzi) 神父以及鳳來儀 (Pietro Uccelli) 神父。他們給賈師誼神父帶來會祖的一封信，信中有把河南西部成立為宗座監牧的法令，並任命賈師誼神父為宗座監牧。

我們讓大家知道賈師誼神父是多麼的受人尊重。當主教向人徵詢作宗座監牧的適當人選時，大家一致同意賈師誼神父是最適當的人選；卜懋德神父於 1905 年 7 月 10 日在襄縣這樣寫到：

賈師誼神父是真正的傳教士，溫和但不懦弱、意志堅定但不冷酷、聖德出眾但不傲慢、熱情勇敢但不魯莽。只要與他接觸幾天，就會意識到他具有高尚的情操，並且還具有某種高貴的優越氣質，這種氣質不但不會使人厭惡，甚而使人更尊重他、愛慕他。的確，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神父們以及教友們對此都達成共識。

孔維鐸主教曾陪伴遠赴中國的傳教士們到羅馬，並覲見了教宗比約十世，然後一直到那波利（那不勒斯），他曾交給傳教士們他的第一封信件，所註明的日期是“拿波里-1906”。

他請傳教士們感謝天主經過傳信部賜給他們這個傳教地區，並邀請他們在天主純潔的葡萄園內勤勞地工作，專心注視耶穌，祂是被召喚者的模範，他們應當在生活中活出他們所宣講的天主的信仰。

在你們神聖的職位中會遇到許多的苦惱與困難，但是你們永遠都不要灰心失望，要想天主正在注視著你們的辛勞與奮鬥，祂要將這一切都記錄在生命冊上。如果一位傳教士每天不熱情地將純潔的祭品（基督）呈獻給天主，就不可能持久地奉獻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人靈，就是說：就不可能享受與基督同受苦難的喜樂。

然後勸勉自己的傳教士們要在弟兄友愛中一心一德。最後他以下面的話做結

論說：

再見啦！我的喜樂與冠冕！如果你們能夠體會到我此時此刻的心情，如果我能夠給你們表達我此刻的感受，那麼你們就會知道我是多麼的愛你們，多麼地祝福你們！最瞭解我的軟弱的天主，必定會支持我充滿熱情的祝福，願祂以恩寵陪伴你們，滿足你們的各種需要。

賈師誼神父經過會祖，接受了被羅馬任命為河南西部地區的宗座監牧的職務之後，在 1906 年夏天又回到了襄縣。這個地區有 32000 平方公里，人口大約八百萬；絕大部分是山區，沒有什麼教友。在平原地區大概有 800 教友，但也都是新領洗的，因此信仰都還不深。

1906 年 10 月 10 日的一封信件中，賈師誼神父這樣描述這個他將要工作的地區：

委託給我們管轄的河南西部地區是很貧瘠的地方：傳教所需要的住所、通往各縣城的火車站、學校、祈禱所等等什麼都缺乏。因此需要從最基本設施開始。

河南省有 28 座城市，但絕大部分的城市傳教士從未到達過，所以也就從沒聽過我們的宗教。成千上萬的居民不認識也不愛天主，他們都是耶穌基督用寶血所救贖的靈魂，但他們還生活在死亡的陰影內。

（…）要使整個民族認識並愛慕天主；要使這些靈魂都能夠得救；要使耶穌基督的寶血潔淨他們、淨化他們、拯救他們。基於這些理由，我懇請所有善心人士在天主面前為這些可憐的靈魂償還罪債，為他們懇求恩寵與悔改。

賈師誼神父在寫給自己修會會祖的信中說到：他們將要傳教的地區是“荒蕪的、未開墾的”，意思是說，在幾百萬的居民當中，教友實在是太少了。房子很少，也不適合住，使得傳教士們沒有可住的地方。總之，房子除了又狹窄，又不舒適，數量也不夠。

在襄縣有一座小教堂，但是傳教士的住所只有兩個小房間，一間給傳教士住，另一間作為祭衣室；周圍還有幾間快要倒塌的草房。

在白莊有一個小小的住所，只夠一位神父居住。在牛莊和禹州亦然。牛莊的住所情況是最好的，因為是由磚塊砌成的，而其它的則是由土坯搭建的。

正因為連住的地方都是問題，有人給賈師誼神父推薦一位中國司鐸作助手他也沒法接受。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曾建議宗座代牧將北京至漢口鐵路

旁邊許州（許昌）的駐地轉讓給沙勿略修會的傳教士們，但這件事是後來才落實的。因此那時急切需要為傳教士們蓋房子住、尋找傳道員、建立學校與祈禱所。

孔維鐸主教寄來一些錢，但在 1907 年 4 月 3 日的信件中建議賈師誼神父說，進度一定要緩慢，不要背負債務：

今年卡耳第諾（Galdino）修士仍然要到處尋求募款，如果募款的結果不錯，希望能夠為修院帶回明年冬天需要的經費。

綜上所述，孔維鐸主教的傳教士們，除了襄縣、白莊、牛莊和禹州四個駐地以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地方。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又獲得了鐵路沿線的許州（許昌）駐地；1907 年尚德里神父分別在魯山和寶豐購買了房屋做為教會；彭伯炎神父在臨潁縣建立了一個教會；尚德里神父還在禹州也建立了另一座教會。

不久以後，其他的傳教士也陸續來到中國：1907 年有艾神父（Vicenno Dagnino）與鮑慧林神父（Disma Guareschi）；1909 年有 Corrado Di Natale 神父和蒲神父（Francesco Saverio Pucci）；1910 年有巴友仁（Assuero Bassi）神父及姜神父（Stefano Chieli）。他們是一群充滿傳教心火的傳教士。

5

艱難時期的開始

賈師誼神父剛剛被任命為宗座監牧不久，就建議在洛陽成立一個教會，洛陽曾是西元前八世紀周朝的國都。1909 年 9 月底，賈師誼神父派遣尚德里神父前往洛陽，經過了許多的困難，在那裡購置了一座房屋。之後，當賈師誼神父做了宗座代牧，又派遣柏長青神父去洛陽，他後來成了洛陽以及整個附近地區真正的福傳使徒。

宗座監牧賈師誼神父掛慮的另一件事，就是想在鄭州購置一座房屋，因為這是一個發展非常快的城市，是南北鐵路與東西鐵路的交匯點；因此就委派彭伯炎神父負責此事。1907 年 11 月他首次派鳳來儀神父前往鄭州服務。

很遺憾，兩位傳教士年輕的生命很快就被疾病奪去。艾神父逝世於 1908 年 7

月 4 日，他在中國傳教只有一年半的時間，過世時 24 歲。第二年（1909 年 7 月 26 日），Corrado Di Natale 神父也離開了人世，只有 23 歲，他到中國只有短短的 40 天。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是如何悲痛，尤其是作為會長的賈師誼神父。現在他們只有九位傳教士，其中還包括宗座監牧。

在這種悲傷的情況下，1910 年 10 月修會會祖的一封信件轉到了宗座監牧的手中，信中告知：母院院長白萊格利神父想回到教區從事牧靈工作，因此需要對母院採取回應的措施；會祖認為需要召回卜懋德神父作院長，尚德里神父作神修導師；他們兩位在 1911 年 3 月 21 日返回了義大利。而替代他們的兩位司鐸是文煥有神父（Amatore Dagnino）和博神父（Elio Prina），他們在同年五月從義大利出發。

從召回卜懋德神父以及尚德里神父回國之事，我們看到賈師誼主教與會祖之間的默契，賈師誼主教對自己修會會祖的敬重與愛慕，還有對修會困境的深深理解。

賈師誼神父注意到中國的發展以及天主教會所面臨的問題。首先，他為教會購買土地之事擔憂，因為地價越來越昂貴；中國外交部長也抱怨沒有任何中國神父被任命為教會的負責人。不過很遺憾，實現這個願望還需要等待一段時期。

賈師誼神父已經意識到在法庭為教友作辯護的危險，因為有時候教友可能就是真正的罪犯，還有就是可能有些流氓、作惡者成為教友的目的只是為得到神父們的保護，這樣就會損壞教會的好名譽。

6

清朝的覆滅

清朝（1644-1912），儘管是外族血統，但因著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三位皇帝的英明領導，也能獲得盛名，聲望極高，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了富裕的生活、繁榮昌盛。但從十九世紀中葉起，皇朝就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那段時期，也是西方國家開始與清朝頻繁交往的時期，因而引起了某些衝突與戰爭；由英國挑起的鴉片戰爭（1840-1842），是強迫中國做毒品交易，戰爭最後是以中國被迫向外國人開放五個港口而告終，即

廣東、上海、澳門、福州和寧波；而將香港及其周邊地區割讓給英國。

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變本加厲，而中國人的憤怒也忍無可忍，終於在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以表達對外國人的仇恨。

從那時起，也開始了推翻清廷的運動，主要是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反對慈禧太后的事件上，因為她變成了清朝大權獨攬的統治者。

在知識份子中間，有一股新的思潮，革命的思潮，他們反對滿清王朝。1905年，孫逸仙博士（1866-1925）在廣東創立了革命運動“同盟會”；由不同人物所領導的各種起義之後，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漢爆發了軍人暴動，這樣就開啟了南方省份的分裂以及軍隊向皇城進逼的步伐。1912年2月12日，清朝覆滅，5月1日成立了中華民國。

起初，它給予人們很大的希望，即使從宗教自由的角度來看亦然；甚至看起來更有利於天主教會，因為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孫逸仙是基督教徒。此外，人們認為婦女們的地位將會改善，因為男女平等的概念已經撰寫在領導者的方案內。

但是後來情況變得越來越複雜，因為實權掌握在袁世凱的手中，他曾是清朝軍隊的總統領，後來他妄想復辟。

7

賈師誼主教被任命為宗座代牧（1911-1912）

中國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教廷目睹了帕爾瑪修會的傳教士們在福傳地區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因此建議任命一位宗座代牧。

孔維鐸主教依照當時的慣例，向傳信部推薦了適合擔負宗座代牧的三個名字，名單中第一個名字就是賈師誼神父；對於賈師誼神父，修會會祖在1911年8月19日的信件中，這樣加以描述：

他極具才華，又有很高的修養；除了熟識古典語言，還精通中文和法文，並流利地轉換兩種語言。很多情況下都顯示堅決的意志。此外，他信仰虔誠、舉止穩重、品行完美、面容慈祥而端莊；看上去就是天生的領導人…。處理事務時機智、老練，也有充沛的精

力，甚至輕鬆地戰勝許多困難，尤其具有偉大的忘我精神及高昂的傳播福音的心火。無論是作為長上還是作為一位真正的傳教士，都深受同會弟兄們的喜愛與尊敬。

在這個履歷報告不久，雖然他曾多次在給修會會祖的信件中表達他不願擔負這樣重大的責任，賈師誼神父仍被任命為宗座代牧。

他對被任命的反應，可以在他寫給修會會祖的信件中看到，時在 1911 年 11 月 22 日：

我感覺上主所賞賜我的這一切好像一個夢。我深知自己的脆弱與不足，一想到將來，就會擔心害怕。祈求仁慈的天主予我寬宏、慷慨之心完成天主的意願，直到生命的終結。為我所鍾愛的傳教使命，我願意犧牲全部的自我以及其它的一切。

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由從前的宗座監牧提升為宗座代牧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短短的幾年內，傳教工作蓬勃發展。在宗座代牧區內，教友由原來的 800 個發展到 3800 個，並且還有 3000 個慕道者。除了主教之外，傳教士們只有 11 位，傳教駐地也只有 11 處；唯一能讓人感到安慰的是，主教身邊有很多與他合作的中國人，即 64 位男傳道員和 10 位女傳道員，56 座男性教理學校和 10 座女性教理學校，一座有 34 個孤兒的孤兒院。這些都刊登在 1912 年 1 月“信仰與文明”的雜誌上，由賈師誼神父在“1911 年度報告”中所寫的。賈師誼主教在鹿邑時就瞭解傳道員們的重要性，因此就從附近教區請來許多傳道員，他們可能大多數來自鹿邑。

許州和襄縣修建了兩座美輪美奐的教堂。在那兩個城的鄉下則建立了 66 座小型祈禱所。

許州的教堂是在比利時工程師愛德蒙·赫根道爾芬幫助下，由卜懋德神父所建造的，計劃將來做為宗座代牧的座堂，因為這座城市坐落在北京至漢口的鐵路線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賈師誼主教卻留在襄縣，龍高升神父在那裡也建築了一座美麗的教堂。賈師誼主教沒有遷移到許州的原因，可能是希望能夠在鄭州購置一塊理想的土地，因為這個城市已經發展成熟。

在帕爾瑪被祝聖為主教，1912 年 4 月 21 日

祝聖主教的日期因著前面所提到的緊急事件而延遲。待情況稍有改善，新被任命的宗座代牧因為修會會祖孔維鐸總主教的心願，啟程前往義大利，在帕爾瑪主教座堂接受主教祝聖禮。

4 月 10 日，孔維鐸總主教就向神職界和帕爾瑪的鄉親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佈要在主教座堂祝聖河南西部的新宗座代牧賈師誼為主教；並且繪製了一幅巨大的圖畫，描述傳教事業的近況，講述在這六年內所獲得的傳教成果，還勸勉所有的人“為如此喜樂的大事而歡心喜悅，因為這不但顯示了人類救贖工程的神聖生命力，而且也進一步顯示了所有民族之間的弟兄情誼，因為普世民族在天主上智的恩寵內，都要在同一牧人帶領下來到同一個羊棧。”此封信也刊登在 1912 年 4 月的“信仰與文明”，第 61-66 頁。

1912 年 4 月 21 日的那個主日，帕爾瑪市內所有的鐘都敲響了節慶的樂章，鐘聲從八點半直到九點長達半小時之久。主教座堂內擠滿了慶祝的人們，主教的祝聖禮從九點開始，賈師誼神父由孔維鐸總主教手中接受祝聖，參加共祭的主教有卦斯塔辣（Guastalla）及彭特萊莫利（Pontremoli）的主教們：安傑羅·費奧利尼（Angelo Fiorini）主教和奧斯定·卡塔乃奧（Agostino Cattaneo）主教。賈師誼被祝聖為主教時只有 32 歲，是當時教會中最年輕的主教。

孔維鐸總主教主持了證道禮，讚揚教會在各個時代都將福音傳揚到世界每個角落，他並讓人回憶傳教歷史中意義深遠的事件，最後將話轉向將要成為教會偉大使命的繼承者 - 新祝聖的主教：

現在您擁有了圓滿的司祭職、滿全的精神父性，您就走向中國那個民族，向他們宣講和平以及由和平而來的所有益處，使他們認識並愛慕耶穌基督，我們的一切美善都來自祂。耶穌基督讓您的聲音使一切邪神的祭台粉碎倒塌，就像耶利哥的城牆一聽到司祭的號角聲就塌陷；讓真理之光照亮所有人的理智、熾熱並強健所有人的心靈。您掛在肩上的十字架將是輕省的 ...，並且您應常常記得，基督在我們之前已經承擔了那個重負，已經暢飲了那個杯爵；只有當您愛慕並受苦時，您才能夠成為基督救贖人靈的合作者。

闕神父在他記錄的賈師誼主教的生平中，也講到這點，同樣，若瑟·賈師誼 - 新祝聖主教的父親，也銘記這些，他肯定參加了這個典禮，非常可能與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坐在第一排；他非常感動，眼含熱淚，再次想起多年前的那個順服行為：“願天主的旨意承行於地。”他的兒子註定要達到這種偉大的地位！

同年 6 月 17 日，賈師誼主教非常幸運地得到了教宗比約十世的私人接見，教宗以慈父的心腸詢問福傳工作的發展情況，並以言語加以鼓勵，最後給予宗座降福。

此次接見以後，賈師誼主教再次啟程返回中國，因為中國人民的悲慘境況，需要他與他們同在。

1912 年 9 月 3 日，修會會祖孔維鐸主教在修會母院的致命聖人小教堂向賈師誼主教告別說：

您是河南西部的首位宗徒，後代子孫都將祝福您。當那塊土地接受了信仰和福音，您就會明白他們所領受的恩寵是多麼的宏大，到那時帕爾瑪教會的名字也將同您的名字一起被祝福，因為是這個教會賦予了您重生、培育您成為司鐸、成為宗徒...。

然後孔維鐸總主教贈送將要遠行的賈師誼主教一份厚禮，“這份厚禮將所有的美善傾注給那些堂區”；奉獻給賈師誼主教的禮物是一位年輕的宗徒安神父（Angelo Binaschi），他在新主教曾經生活過的修院內成長：

不要隨身攜帶金銀，要攜帶一顆偉大的心，一顆為了拓展基督王國而時刻準備好忍受各種考驗的心：我不知是否還能夠給予您比這更寶貴的禮物。在您艱難的使徒生活中去操練這顆心，希望他能夠成為你忠實的合作者。

9

重返福傳崗位

賈師誼主教在 9 月 3 日從帕爾瑪出發，經過一個半月船上的顛簸，終於抵達中國。1912 年 10 月 15 日，許多神父和教友在許州熱烈期待他的到來，這是傳教地區內的第一個火車站；火車直到晚上七點才到達，周圍已經漆黑一片，當

火車停好後，立刻有很多教友手中舉著火把跑向主教，整個火車站都充滿了光明。賈主教從火車站走向教堂，那裡也已經站滿了教友。這是一個偉大而喜慶的日子。

賈師誼主教在許州停留了兩天接受中國官員的祝賀，並且也探望了幾個教友家庭。

第二天清早就離開，前往襄縣，他的主教駐地。沿路在牛莊做了短暫逗留，這是一個許州附近，全是教友的村莊。主教向聚集在一起的教友們講論他曾在教宗面前談到過他們，說他們是虔誠的教友，教宗還給予了他們很特殊的宗座降福。

下午，主教終於與陪同他的司鐸們到達了襄縣；看到龍高升神父已經將漂亮的教堂建造完畢，非常驚喜。

星期五下午以及整個星期六要連續地接見政府官員與教友；第二天，10月20日星期天上午10點，在有三中殿（*tre navate*）的小而令人喜愛的主教座堂內，舉行了隆重的主教大禮彌撒，主教的證道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

幾天之後，賈師誼主教給在帕爾瑪母院的院長寫了一封信，日期是1912年11月3日：

我不能用言語向您表達我重新踏上這塊土地時心中的感受，我感到我已經加倍地與這塊土地結合在一起，這是我今生要用汗水澆灌的園地，如果天主願意，我願用自己的鮮血澆灌它，為使河南西部這個年輕的教會能夠成長茁壯。

那些日子我們有一張團體照，其中有主教和所有的傳教士們。在第一批傳教士中，除了主教外，只留下了彭伯炎神父；然後依照到達中國的日期，有龍高升神父、柏長青神父和鳳來儀神父；在艾神父和 *Di Natale* 神父去世後，還有鮑慧林神父、巴友仁神父、姜神父、文喚有神父以及博神父；最後隨從主教而來的安神父。

在那張照片上只缺少了 *Pucci* 神父，他因為生病很早就離開了中國。他看到病情沒有康復的希望，在誓願結束後，選擇回到自己出生的 *Mileto* 教區，屬於 *Catanzaro* 省。

籌備未來與建立鄭州醫院

當帕爾瑪的傳教士們在 1904 年到達河南時，鄭州只是一個二級的行政區，但是正朝向工業中心發展，不但吸引著中國人，許多歐洲人也蜂擁而至；歐洲人在這個城市開發了許多專屬的區域，幾乎是殖民地了。鄭州是從北京到漢口的鐵路及上海至洛陽鐵路的交匯點，因此鄭州變得十分重要。

賈師誼主教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點。他知道從 1904 年開始就有些教友商人來到鄭州，並且定居下來，那些人創造了對天主教會非常有利的環境。因此，大概在 1906 年的年底，當時還是宗座監牧的賈師誼神父就派遣彭伯炎神父在一位傳道員的陪同下前去探查；彭伯炎神父成功地購置了一座房屋，並將那位傳道員留在那裡。

第二年，宗座監牧賈師誼神父又派一位滿懷傳教熱忱的鳳來儀神父前往鄭州，其職責就是創立一座傳教站。鳳來儀神父以其努力敬業的使徒工作贏得了歐洲人以及老百姓的喜愛。

1908 年慶祝在鄭州的第一個復活節，教堂內坐滿了當地土生土長的教友及許多歐洲教友。這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啊！感恩祭以詠唱的方式舉行，60 人領受了聖體；在彌撒前後一共有 90 多人領受了和好聖事。在很短的時間內，鳳來儀神父就在霍莊、雙槐樹、商水縣(Se-sui-xian)、原陽縣 (Jung-yang xian)以及新鄭縣(Singe xian) 開辦了小型教友中心。

1912 年 4 月 21 日，賈師誼神父被祝聖為主教的時候，在帕爾瑪印刷了《遠東的帕爾瑪》的雜誌特刊號，上面刊登了一篇讚美鳳來儀神父的文章，現在我們只摘錄第 41 頁的一部分：

由於傳教工作的需要，鳳來儀神父於 1907 年秋季，在鄭州建立了傳教站；並且因著他剛強有力的恒心及拯救人靈的熱忱，傳教的新視野也逐漸地顯露出來；他在教堂內、學校裡以及其它任何需要宗教慰藉的地方，從事宣講與慈善的使徒工作。他在傳教路途中碰觸人們的困難和痛苦，遭遇過外教人的反對，尤其是要面對政府官員的虛偽，他們口蜜腹劍、陰奉陽違，試圖阻礙信仰的工作。但是這些都不能使鳳來儀神父灰心喪志，反而以堅強的意志力以及面對天主的注視，盡力地繼續為天主拯救人靈。

1909 年的 9 月，鳳來儀神父到鄭州已兩年，他這樣寫到：“我來到這裡時，

只找到十個教友，而現在已經超過二百位教友了”。

鳳來儀神父在鄭州大約工作了四年，然後由巴友仁神父替代他繼續在此地工作，因著他精通中文以及懂得法文和英文，吸引了人們的注意，這樣也使他更易於接近那些在鄭州市內居住的歐洲人。此外，他文雅、彬彬有禮的舉止也贏得了眾人的喜愛。

1912 年，賈師誼主教經過帕爾瑪以及義大利援助國外傳教士協會的幫助，在鄭州市城外，火車站附近，購置了一小塊土地；他請人修建了長 600 米的磚塊圍牆，準備建築未來的教堂。賈師誼主教派遣了龍高升神父前往，而龍高升神父也確實有建築師的特殊才能，事實上，就是他負責建造了後來的主教座堂及鄭州市內其它的建築物。

除了在鄭州市內保留一座寓所之外，賈主教還計劃在剛購置的小塊土地上建造各樣的工程；首批工程之一就是設立一個診療所，以援助貧窮人的急需，後來這個診療所會成為一座規模很大的醫院，並且不斷地加以擴建與改造，這醫院直到現在還在。

11

洪災、饑荒與土匪（1913-1916）

在河南省的工作不是每件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1913 年賈師誼主教從義大利返回不久，就開始下起了大雨，大水溢出河流，而造成洪水氾濫；緊接著這個自然災害之後，又發生了饑荒，因此餓死了許多人。

傳教士們還因著反基督教運動的興起而痛苦倍增，河南省西部的教會出了第一個為信仰而致命的殉道者，此事發生在洛陽城附近，當時名稱為洛陽府。他是首批皈依教會者之一，是一位老人，名叫嶽召舍；他的皈依激起了家人及鄰人的反對，因此他們搗毀了他的房屋，並以虛假的罪名將他收監入獄。政府官員審理了他的案件，無罪釋放，還其自由；但是在 1910 年五月初，來了十幾個人在他家中攻擊了他，並將他殺害。

同一時間，饑荒仍然肆虐橫行，賈主教在 1913 年 3 月 17 日這樣寫到：

在我的周圍，人們都在遭受痛苦，死於饑餓。如果不是每天被迫成為這些事的見證者，

我幾乎不敢相信會發生這樣痛苦與絕望的情景。〔…〕我在中國已經十年，但我從未見到過這麼大的恐懼感，因為受害的不是幾百人，而是幾百萬的人在乾旱的土地上，四處找尋微不足道的樹葉或野草用來充饑。

想到太多的媽媽們目睹自己的兒女活活地被餓死，賈主教的心幾乎就要被撕裂。到處都可以看到被遺棄在路邊的嬰兒，有些父親必須在：或看著自己的女兒餓死，或將自己年幼的女兒賣給某個富人做小妾，進行痛苦的抉擇。更大的痛苦是看到一些剛剛出生，或出生才幾個月的嬰兒，被拋棄在路旁，或者某個角落，任其餓死或渴死。

傳教士們命幾個教友收容那些仍然活著的嬰兒，並將他們帶到傳教士們的寓所；有些媽媽在夜間將自己的孩子放在傳教士們的寓所前面，希望孩子們能夠被救。在禹州，彭伯炎神父每天在他的寓所前面都會發現三、四個嬰孩，而鳳來儀神父在許州則用了一周的時間收留嬰孩。傳教士們將收留的嬰兒交付給某些熱心、善良的婦女教友照顧，但是許多的嬰兒在最初的幾天就死去了。此外，教友們也生活貧困遭受著饑餓的折磨，自顧不暇。

賈師誼主教在自己的住所也收留了許多孩童、寡婦和老年人；生活物資很快就消耗殆盡，因此主教向義大利寫信請求援助，才能幫助人們度過如此嚴重的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賈師誼主教想到了義大利教友慈善援助機構以及那些熱心獻身於照顧被離棄的兒童、老年人以及各種災禍的修女團體們；他還計劃向教廷請求援助，但同時，中國修女的幫助也是非常寶貴的。

賈師誼主教當時深信，由於中華民國的民主思想，婦女們將會獲得更多自己的空間，修女們也將能夠前往家庭探望病人、教育婦女以及許多其它的教友愛德工作。在那時，這只是一種夢想，因為時局實在動盪不安。

在北京，袁世凱正發號施令；1914年，他企圖恢復帝制，宣佈自己是皇帝，但是南方的許多省份強烈反對，使得他不得不辭職。三個月後，於1916年6月去世。

中央政府未能掌控全域，在許多省份都各自建立了軍政權，並且他們之間相互爭鬥，這正是所謂的“軍閥”時期。逃兵或絕望的人們，成夥襲擊村莊，甚至城鎮；慢慢地他們就形成了真正的軍隊，例如著名的“白狼”軍，他們擁有5000名士兵，到處製造恐慌。政府官員想方設法要抗擊這種悲慘的境況，當某個土匪被抓入獄後，司法機關就會毫不留情地將之處決；通常是民眾會立即自行處決土匪。

蝗蟲的入侵使得原本悲慘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旱災後留下來的極稀少的東西也被蝗蟲吞噬掉。

賈師誼主教為能獲得援助，曾向所有能夠幫助的機構、團體發出呼籲：傳信部、駐北京的義大利大使、宗座代表、位於都林的援助國外義大利傳教士的國家協會。它們都捐助了，但只是杯水車薪。於是主教首先建立了一座孤兒院，收留被遺棄的嬰兒。並將孤兒交給熱心的教友們加以照料，但是主教還是常常想到要讓修女們來照顧。

12

賈師誼主教創立若瑟修女會 (1914)

賈師誼主教在《25 年傳教生活概況 1906-1931》一書中敘述了創立若瑟修女會的歷史，此書在 1932 年 3 月發表在修會的雜誌《傳教畫報》上 (Le Missioni Illustrate)，這雜誌由 1927 年 1 月開始替代了先前的“信仰與文明”雜誌。現在我們將全文引述如下，因為其中闡明了引起主教創立修會的動機：

宗座代牧區南陽府遺留下來的教友中，婦女的數目十分稀少，因此對婦女的福傳成了一項艱難的工作，幾乎完全不可能接近她們；只要得知傳教士們來到了村莊，婦女們都跑得無影無蹤，或者躲藏起來，從破房屋虛掩著的門縫裡向外窺探。即使是同一家族的教友向她們福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那個時代，婦女被視為是一件廉價的物品，如果一位傳教士關心婦女們，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因此，主教感到非常需要創立一個中國修女的修會，修女們和其他的婦女們並沒有兩樣，他們講共同的語言、有一樣的五官、過著同樣的生活；這樣，她們才能夠開墾這塊極其荒蕪的園地，慢慢地就能夠摧毀那道使婦女遠離傳教士們的使徒工作，而難以逾越的藩籬。

這件事情是必需的，但也困難重重，因為當時女性教友們太少，受過高深教育的婦女更是鳳毛麟角。需要開始一種典範，使那些從未耳聞此事的婦女，能夠明瞭團體生活的重要性，瞭解構成修會本質生活之神貧、貞潔以及服從三願的價值。

一位善心人士贈與了我第一塊為創建修會必要的土地，這樣就可以視為修會已經建立。我前往拜訪正定教區的文貴賓 (Mons. Jean De Vienne) 主教，他已經組織了貧窮若瑟修

女會，我可以請到兩位年老的修女，讓她們指導我早期的女性團體。稱她們為若瑟修會，是因為她們以大聖若瑟做主保。

為了指導望會生的小團體，正定主教推薦了郝路濟亞（Ho Lucia）修女，她是一個成熟的婦女，性情慈祥、善良。賈師誼主教把她請過來，然後將這個由女孩與婦女組成的團體委託給她來培育，這個團體就是賈主教計劃成立修會的雛形；她們是孫依搦斯（Suen Agnese）、劉菲羅孟納（Filomena Liu）、秦加大利納（Caterina Cin）莊和瑪利亞（Maria Zhuang）。

與何修女同來的還有另外一位修女，我們卻不知道她的名字。隨後，從正定又陸續到來了其他的望會生；事實上，在之後幾年的名單中，可以找到祖籍是正定宗座代牧區幾個修女的名字。

於是，1914 年賈師誼主教的修女會正式成立，主教願意將修會託付在瑪利亞的淨配聖若瑟的庇護之下，因為他是家庭的主保。人們稱呼她們為若瑟會修女，但在神父們之間，通常更樂意稱呼她們是“賈師誼主教的若瑟修女”，即使這並不是官方的稱呼。

路濟亞·何修女的確為她的修女們顯示出是一位稱職的院長、母親：她稱她們為“小姑娘”，並教導她們愛慕天主、熱心救助人靈以及犧牲、刻苦的精神。“小姑娘”這種稱呼一直保留著，即使後來修女們已經數目眾多並且年齡已經增長了很多，但對於路濟亞修女來說她們永遠是她的“小姑娘”。她曾這樣對她們說：“小姑娘們，你們要表現良好，這樣主教就會喜愛你們！”。

這也是路濟亞修女不斷重複的話語。她做會長達 30 年之久，直到 1944 年郝縣的山洞中過世；那時日本正侵略中國，為了躲避日本人，她同其他的修女躲避到了山中。

13

修女的培育

賈師誼主教致力於修女的栽培，所以每隔幾個月後，就必須再過漂居無定所的傳教士生活，因為他持續地視察各地的教友團體。賈主教計劃將年輕初學修女的神修生活委託給鳳來儀神父負責，他堅信她們定能發現鳳來儀神父是一位非常理想的神師，因此就派望會生團體與初學生團體遷往靠近鐵路的城市許

州，因為鳳來儀神父就在那裡傳教；主教這樣決定也是擔心土匪們，因為他們襲擊城鎮、搶掠、殺害以及強姦婦女。

襄縣不太安全，而在許州，當危險臨近時，當地政府官員會將鳳來儀神父安置在市內的某個地方，四周都被高大的圍牆圍繞，並且還有一群士兵加以保護。鳳來儀神父也為修女們租賃了一個小地方，從那時起，他就成了修女們的靈修導師。

八個月後，來自土匪的威脅已經差不多絕跡了，而賈師誼主教在傳教中心周圍已經修建了一座高大堅固的圍牆，這樣他的修女們就可以安全地重返到襄縣，接受他的直接監護；同時他也不願放棄善良的鳳來儀神父的神修幫助，因此也請鳳來儀神父來到他的駐地襄縣，這樣對修女們的培育工作，就在和諧共融的氛圍中進行著，一方面有鳳來儀神父認真的靈修培育，另一方面有主教實用的指導。

主教培育修女們將來的使徒工作，曾向她們說：“首先你們要精通天主教教理，學會祈禱，甚至常常向耶穌祈禱，即使在你們工作的時候亦然。我願意使你們成為真正的女宗徒”。

1916 年 8 月 12 日首四位修女宣發了修會誓願，賈師誼主教這樣寫到：

“我們對於修會的期望實在很多，因為我們對傳教區內許多家庭的母親的培育，都要靠我們的修女們，因此許多家庭的信仰程度以及兒女們的教育也都在於妳們。願天主垂顧並降福這個事業，因為我們絕大部分傳教工作的繁榮昌盛都要倚靠妳們了。”

到 1918 年八位中國修女已經在不同的傳教區域開始工作，這說明了傳教士們對婦女們所做的指導及教育。

若瑟修女會快速地成長發展，修女們前往各傳教地區從事使徒工作，為孩童們講授教理；特別為留守家中的婦女們講解要理，探望病人，被派遣到不同的鄉鎮去解決某些困難，或者平息某種衝突。無論在何處，他們的工作都顯得彌足珍貴。幾年之後，賈主教將為修女們在鄭州修建住所，派幾位修女進修治療眼疾的專科。

她們對傳教的忠誠，在各種考驗中都顯露無遺，尤其是在日本人佔領時期以及在共產黨統治下。

1930 年，若瑟會修女們已達到 34 位，其中四位修女被賈師誼主教派往洛陽，幫助新設立的洛陽宗座監牧區創立一個新女修會；而當時的宗座監牧是巴友仁神父，他 1935 年被任命為宗座監牧。

第二年，也就是 1931 年，是鄭州傳教工作的第二十五週年，賈師誼主教在《傳教畫報》雜誌上宣佈：

鄭州的若瑟修女會正在開花結果。這些修女們除了致力於整理並裝飾聖堂的工作以外，還兩個兩個地去幫助傳教士們，整年留駐在那裡。這樣，傳教士就可以通過她們在婦女中間展開使徒工作。其中最慰藉人心的，就是有些修女們在年輕力壯的時期，就帶著聖德的馨香離開了人世，她們是純潔的百合花，生長在污穢的教外人中，卻出淤泥而不染，她們就是人間的天使，她們贏得了所有認識她們的人的敬仰，是教友以及教外人心目中最崇高的典範。

若瑟修女會在各種考驗中艱難地生存著，直到現在（2013 年），仍有超過 30 位修女繼續發揚著賈師誼主教第一批修女們的光榮傳統。

甜蜜、美妙的驚喜：在 2011 年 10 月 23 日為聖孔維鐸主教列聖品大典中，重整若瑟修女會的會兩位蒞臨於現場。之後，她們前往帕爾瑪拜訪聖孔維鐸主教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還有她們修會的會祖聖善的賈師誼主教生長的地方。

14

瘟疫、饑餓與戰爭（1916-1925）

當內部鬥爭和饑荒剛剛結束，河南西部的宗座代牧賈師誼主教就反省中國的現況：中國有四億人口，而教友數目少之又少，他在 1912 年的“信仰與文明”雜誌上寫到：

非常需要彰顯傳教士們所完成的善工，也需要更多的傳教士。我們以極大的誠意希望所有的人們都能夠如同我們一樣擁有信德的寶藏。啊！我多麼希望整個義大利都能夠聽到我的召喚！啊！我要高聲呼喊：高貴而偉大的人哪！你們拿出一點時間，想一想使徒工作吧！… 如果你們感到被福傳事業所吸引，那麼就要相信那是天主召喚你們的呼聲；噢！請你們不要讓天主的呼聲在你們心中白白地迴盪。

不久，1915 年的年終報告中，賈師誼主教講到在宗座代牧區從事傳教工作的有 13 位傳教士，直到 1914-1918 歐洲戰爭的結束，傳教士們仍然是 13 位。

1916 年 7 月 16 日一封寫給“信仰與文明”雜誌讀者的信中，賈師誼主教向義大利的教友們呼籲愛德工作，雖然他知道義大利國內戰爭正在爆發：

我的心在流淚痛哭，因為我不得不無限期地推遲向我要求派遣傳道員以及設立學校的請求…。如果這不是我們這些傳教士們最偉大、最崇高的奮鬥的目標的話，我不敢在義大利目前這麼痛苦的境況下請求援助。

然後主教講論他視察各個教友團體的情況，還有其它各種創建的事業。十年內教友的數目增加了十倍：從開始的 800 個教友，到現在的 7000 個。

聖嬰孤兒院收留了 154 個孤兒，其中有一定數量的孤兒被委託給國外收養。男傳道員有 65 位，女傳道員有 18 位；這些傳道員們管理著 61 所男子教理學校其中包含 997 位慕道者，14 所女子教理學校，其中包含 74 位慕道者。在各種統計中，還包括 10 座中國診療所與 8 座歐洲醫藥診療所。

為那些志願成為司鐸的人建立小修道院，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幾年以前，賈師誼主教就已經請一位想成為司鐸的年輕人，到漢口的方濟各會修院修道，因為在自己的傳教區成立修道院的時機尚未成熟。現在主教創立了自己的教區修道院，雖然規模還屬於初期，但也足以收納 10 位修道生；開立當地的神職班是賈師誼主教最關心的事情，1930 年年底，賈師誼主教已擁有 52 位修道生，此事他曾在 1932 年的“信仰與文明”雜誌內提及過。

歐洲戰爭的那個時期（1914-1918），也是停派傳教士的時期，同時由於缺乏外國提供的援助，那些已經開展的工作也變得更加艱困。隨著戰爭的結束，希望又再燃起了。

在河南省，1920 年是爆發瘟疫、饑荒與戰爭的一年，賈師誼主教在 1921 年“信仰與文明”雜誌的年度報告中寫到：

“我們在這一年受到了許多的考驗。如果不是天主的恩寵幫助我們，我們將會屈服於悲痛的重負之下。在許多縣城，霍亂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它使很多家庭都生活在貧困之中；在其它縣城，土匪、強盜無惡不作，他們破壞教堂、偷竊教友的財產、使許多村莊都籠罩在極度的恐慌之中。除了這些悲慘的事情之外，還有內戰，戰爭在宗座代牧區內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痛苦的傷痕，對此我深感無能為力。如果現在天主以饑餓和戰爭嚴厲地考驗我們，那麼天主肯定對我這個貧窮的傳教區有著偉大的計劃。”

賈師誼主教繼續寫到：

“我無法講論這幾個月因饑餓所造成的可怕而心碎的場面，因為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只想說，有許多的嬰兒被拋棄在枯井裡，一些父母吞吃因饑餓而死去的親生兒女的肉，可憐的媽媽懷抱著自己的兒女而死去。政府命令人們販賣女孩、婦女以及小孩們，就像販賣任何其它的貨物一樣 …。仁慈的天主憐憫這成千上萬的貧窮中國人，希望教友及教外人當中出現一些慷慨好施的人，從死亡的邊緣中拯救這些不幸的人。”

天主教竭盡全力、盡其所能地援助了這些窮人。在這些援助貧困的工作中，柏長青神父做得最多，因此人們為他立了兩座石碑以表彰他的功績。這也是首次有臨近的省份伸出援手，特別是上海市，在緊急時有各種特殊機構收留了幾千位從八歲到十五歲的孩童。

賈師誼主教也曾前往洛陽府，因為那裡饑荒最嚴重；主教在那裡與柏長青神父共處了四十五天，鼓勵柏神父，並且以慈父般的言語安慰那些遭受災難的家庭們。

而河南省也被許多的不幸弄得人心不寧，天主正在為孔維鐸的傳教士們準備新的傳教士。1921 年 4 月 15 日，艾安康（Giovanni Gazza）神父從帕爾瑪出發前往中國。不久，另一小傳教士團體也來了。很久不變的數字 13 終於改變了，這是這些年的年終報告中，賈師誼主教一直重複的數字，這個數位也指出在傳教區內傳教士們的人數。幾個月之後，在 1922 年 5 月，尚德里神父（Antonio Sartori）、馬神父（Luigi Magnani）、羅神父（Luigi Rotteglia）及孟濟華神父（Eugenio Morazoni），都陸續到達中國。

隨同艾安康神父來中國的，還有四位嘉諾撒會修女，她們是第一批來到賈師誼主教傳教區的修女，她們來開辦女子初中和高中，並且照顧即將創建的醫院內的病患。現在我們將四位修女的名字記錄如下：會長 Maria Piazzini 姆姆、Isolina Brugnoli 修女、Giuseppina Ghioni 修女及 Mattia Pisano 修女。她們以及那些以後到來的同會修女們管理著一座女子孤兒院、一座女子學院以及各種不同的診療所。闕神父（Pietro Garbero）在 1965 年帕爾瑪出版的：“沙勿略傳教士在中國”雜誌上，這樣寫到：

那些善良的修女們完成了極偉大的使命；她們以崇高的犧牲精神逐戶去照顧那些被霍亂以及日本致命武器所傷害的人們。

在鄭州，龍高升神父以他的才能與鑑賞力早已為修女們在 600 米的圍牆內預

備了一座漂亮的房屋；此外，修女們也擁有了已完工的女子孤兒院，不久，女子學院也相繼創立。

此時，針對修會的一件大事使得賈師誼主教開始反省與自己並肩辛勞的同會弟兄們；1921年1月6日羅馬教廷批准了修會的會憲，因此需要在母會院開始建立初學院。針對那些未曾做過法定初學的人，修會會祖曾請求了寬免，這樣他們就可以宣發終身的誓願。

修會初期的傳教士們，如何看待這問題呢？除了那些在金獅大街或稍後受過培育的修士們以外，其他的人加入修會時已經是司鐸或者是神學最後幾年，這些人實際上是受傳教理念的感召，他們熱情地想成為福音傳播者，因此對於修會生活瞭解的非常少；甚至有些人在自己誓願到期時，竟忘記了重發修會誓願。現在涉及要將自己完全奉獻予修會，有些人會猶豫不決。賈師誼主教列了一個名單：實際上在艾安康神父之前，在中國的傳教士只有12位（包括主教則有13位），有6位傳教士曾經舉棋不定，也許是因為賈主教而不敢確定。好在事情最終都獲得解決。

15

宗座代牧區更改駐地與名號（1922）

賈師誼主教高瞻遠矚、目光遠大，因此決定改變駐地；將龍高升神父在襄縣所建立的狹小主教座堂留在當地，而遷址到鄭州，因為這城很可能會變成大都市。

就如我們所看到的，在1907年11月賈師誼主教就派遣鳳來儀神父前往鄭州傳教，鳳來儀神父以其熱情的傳教工作在此城建立了一座傳教站；1911年巴友仁神父接替鳳來儀神父在鄭州的傳教工作，而在1913年賈師誼主教又派龍高升神父前往鄭州傳教；龍高升神父不但使教友的數目增加到900位、新慕道者增到上千位，而且還開始了許多其他的工作。

賈師誼主教于1921年的下半年進駐鄭州，並且計劃即刻建築主教座堂，並將這主教座堂以及整個代牧區奉獻給耶穌聖心。

主教座堂由龍高升神父設計，而由中國企業家羅百宏資助建造，此人是賈師誼主教的私人朋友，他的綽號是“中國的慈善家”，因為他捐建並援助了無數

的社會工程。

主教座堂長 35 米，寬 13 米，拱頂石的高度為 17 米；聖堂是早期哥德式風格，簡單而沒有任何的裝飾物；堂內有三個中殿。教堂在 1922 年 9 月 16 日被祝聖，第二天上午十點開始舉行主教大禮彌撒，在彌撒中歌唱了柏勞茲的“讚主詩”，由范登柏格先生與默麗娜陶女士指揮，嘉諾撒會修女們與幾位神父則加以詠唱。除了無數的中國教友以外，在鄭州外僑區的許多教友也參加了感恩祭；此外，企業家羅百宏也遠道從上海來參加禮儀，他是一位卓越的慈善家，就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隨著主教座堂的遷移，傳教區也因此擁有了新名字：鄭州宗座代牧區。

除了主教座堂以外，還建築了主教住所、一座小型修道院、一座男生學院、嘉諾撒會修女們的住所與女子學院和學校，當時也計劃為若瑟修女會創建一座小型會院。

從 1923 年的彙報中我們可以知道，沙勿略傳教士們已經增加到兩個團體，嘉諾撒會修女有 7 位，若瑟會修女有 24 位；修道生們仍然是 11 位，但在襄縣開辦了一座備修院擁有 10 位學生。教友有 13322 位，傳教區擁有了四座初級學校有 210 位學生、一座高級學校有 50 位學生。外國語學院有 50 位學生、女學生 10 位；慕道者大概 7500 位。

能夠獲得這些發展的原因，都是因為天主的特別眷顧，雖然軍閥張作霖與吳佩孚在我們的傳教地區發生了內戰。隨著吳佩孚的戰敗，其軍隊都歸編了匪軍，因而為人們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在 1925 年 3 月，土匪們搶劫了位於偏遠西北陝州的住所，安傑羅·畢納斯基神父被迫逃避到鄰近的山西省才倖免於難；土匪們也襲擊了禹州的住所，博神父被土匪們持槍追蹤。

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為平民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並且也阻礙了傳教的工作以及對教友的照顧。也是在這些年內，鄭州宗座代牧區被冠上了令人遺憾，但卻真實的“土匪們的主教”的名號；後來闕神父發表了關於賈師誼主教的傳記，就是以此為書的標題。

1925 年的下半年，賈師誼主教寫到，土匪們已經從傳教地區撤離，這樣他自己以及神父們就能夠去探望教友們，並給予他們安慰，因為他們在最近的這幾年內遭受了許多的痛苦。

很遺憾的是，不久之後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賈師誼主教在 1926 年 10 月 29 日這樣寫到：

戰爭與掠奪已經是地方上的一種常態，更甚的是又有共產黨大規模的宣傳，這使得情況變得更加危險可怕。我們的傳教事業不可能感受不到這些事情的毒害。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出現是在 1921 年，他們得到了蘇聯代表們的援助；在 1925-1926 年與蔣介石將軍的國家政黨 - 國民黨聯盟，而蔣介石曾計劃向北方推進以獲取政權。賈師誼主教讓我們明瞭的是，軍閥吳佩孚與張作霖曾是敵人，但是後來為了抗擊南方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聯合在一起；吳佩孚當時就駐軍在河南。賈師誼主教在同一封信中繼續寫到：

我們就處在各種士兵的侵犯之中，由於軍人得到的獎賞很少，所以為了生存，他們就開始各種勒索和暴力。我們的城市全是一副淒慘的面貌，人們沉靜地痛苦活著，沒有任何能力脫離這些足以毀滅他們的災難。

陝州的住所再次被攻擊、被搶劫，教友們都四處逃散，有些教友被殺害。在禹州土匪們殺害了看門人與女廚師，博神父遭遇了嚴重的危險；賈師誼主教建議將他召回義大利，因為他仍然處在驚嚇之中。從山西和內蒙古也傳來消息說有些傳教士們被殺害。

16

經濟狀況

1926 年 9 月 26 日，賈師誼主教給會祖孔維鐸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傳教區的經濟狀況，並且抱怨修會給予的援助微不足道，即使最後到來的傳教士們也沒有充足的行裝。

孔維鐸主教在同日也回了一封信，並將信件交托給林蒙席（Dante Battaglierin），因為他要同翟維良修士（Valeriano Germano）出發前往中國。這封信幾乎就是對賈師誼主教信件的預先答覆，孔維鐸主教讓賈師誼主教明瞭，由於志願傳教士們的數目不斷地增加，因此維持生計的花費也隨之變得更加沉重：

這裡日子過得舉步維艱，勉強生活，但是上智的天主不會拋棄我們，即使只是點點滴滴，常常會降下及時雨，這樣我們就能夠繼續維持生活。您不要驚奇未能給您由傳信部以及援助傳教士國家團體所提供的所有援助物資…，我們貧窮的修會沒有能力應付派遣傳教士這麼龐大的開銷。我們被迫扣留了一部分本應該寄往中國的援助物資。我也通過總會所做的解釋看出了我們的確需要更節儉來維持生活。

當賈師誼主教收到這封信件後，立刻明白了最後到的傳教士們：姜神父（Alessandro Chiarel）、恩神父（Alfeo Emaldi）、穆神父（Antonio Munaretti）以及高神父（Vincenzo Capra）為什麼攜帶了的行李那麼少。

當交給林蒙席神父的信件尚未到達之前，又從代牧區寄了一封信件，日期是 10 月 26 日；此信是用機器列印的，這說明信件是由賈師誼主教的秘書印的，也說明了信件的正式性。這封信件說明了傳教區所處的財務困境，為了準備將來的發展而被迫背負債務，並且埋怨修會沒有援助傳教區，請求每年將那些指定給傳教區的捐款都能夠定期地轉交。希望從財務的角度，確定修會與傳教區的關係。

信件中提到的“為了傳教區將來的發展不得不背負債務”，暗指在各地購買土地，包括在自己的傳教區以外，這樣將來傳教士們就可以依靠這些定期租金來生活：就像在義大利已存在的一種教會收入的來源途徑。看來是最高權決定機構的一種規定，但是這樣使修會的會長在財務管理方面也很困惑。當時正是 1929 年美國的經濟大蕭條，這個危機也給整個歐洲帶來了致命的影響，修會也努力地在普遍存在的危機中求生存。

1926 年 12 月 20 日，孔維鐸主教做了這樣的答覆：

看到您 10 月 26 日的來信，且知曉您的代牧區所處的嚴重困境以及我們的修會對此傳教區所應承擔的義務，我不能用言語來表達所能帶給我的苦痛！我們常常將這些職責放置在眼前，並且決定，只要一有可能，就會立即滿全這些義務…。

再次敘述了修會為能維持志願傳教士的生活，需要付出沉重的開支之後，孔維鐸主教宣佈已經將勉強從銀行獲得的款項寄往傳教區，以償還所負的債務，由匿名的社團機構給予擔保，並以修會的母院作抵押。款項的數額是 150000 里拉，是在 1927 年 1 月的最後幾天或是 2 月的初以電匯匯票郵寄出的。

為能明瞭這個操作方式，需要明白當時的情況：教會在義大利並不具有法人資格，為能合法地擁有教會財產，需要所設立的股份社團做擔保，然後需要修

會與傳教區之間所達成的暫時解決辦法的一封建議信。

事實上，義大利的財政狀況已經為銀行造成了危機，因此當孔維鐸主教請求經濟援助時，竟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出借；當孔維鐸主教最終獲得所要求的款項時，還需要完成其它的手續，才可以將款項寄往海外。

這種貧窮人之間的爭執，即使雙方都言詞謹慎、措詞嚴謹，還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17

布爾什維克颶風

清朝覆滅之後，1916年至1920年之間，在河南地區發生了四起中國歷史上比較大的戰爭。只要一個省宣佈獨立，立刻就有一個強大的軍隊將其推翻。這樣類似的戰爭發生了四次。最後一次戰爭正好趕上布爾什維克颶風襲擊。

有一段時期，共產黨曾經是蔣介石的盟友，但最後遭到蔣介石的攻擊，有些地方甚至遭到徹底的滅絕。因此，他們離開了北方和沿海城市，集中在南部省份。

與此同時，一些領導開始佔領中北部的一些省份，想從這裡開始重新獲勝。1926年，有不少南方的共產黨軍隊來到河南。起初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之後，他們沿路以美好的承諾為誘餌不斷徵兵。他們每到一處，除了以軍隊的姿態出現，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一群可憐的人，沒有衣服穿，他們只尋求美好的未來；但由於無紀律，讓百姓覺得更加恐怖。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鄭州。捍衛自己土地的北方人想撤退，南方的遊擊隊進入城內。主教當時已經把嘉諾撒修女們安置在山上；與她們一起躲到山上的還有幾位年輕的神父和患病的神父。

傳教士們的住所被佔領，主教把若瑟會修女們，耶穌聖嬰孤兒院的孤兒們和慕道者們集中在一個地方。主教和剩下的少數幾位神父都撤離到主教住所的一個小房間裡。

士兵們在主教座堂召開會議。有一天，所有人都聽到有很高的聲音喊說“教會的戰爭！”之後連續五次都重複說：“處死歐洲人！”。

姜神父在1927年9月的《傳教畫報》中寫到：

我的天主，求祢給我一雙可以痛哭的眼睛！現在只有這種方式能使我迷失的心靈找到一

點安慰。在天主的家裡只有淒涼。其它的東西都被掀翻，聖像遭到軍隊的嘲笑，祭衣被裝進又髒又臭的垃圾箱裡，到處亂堆，有的被撕成了碎塊。

主教在 1922 年 2 月的《傳教畫報》中自述到：

共產黨追隨著帝國之路，在農村偏僻的地方進行活動。敗壞和愚昧的思想蒙蔽了各個階層的人，他們在廣場，學校，旅館，甚至在我們的教堂內宣講對教會和神父們的仇恨。宗教被貶為國家的危險品。我們也親耳聽到褻瀆神明的呼喊：“打倒宗教！”，這聲音迴盪在我們的主教座堂前；我們看著祭台被拆除，聖人台像被殘酷地打掉肢體，祭衣，聖器被毀，或做為非宗教用途。

在那個時期，賈主教處於一種“隨時都會面臨死亡的危險中”。這是他在敘述事情發生經過時用的原話。當鄭州被入侵之後，主教為修女們和可憐的孤兒們保留了一塊地方。這樣的動作被視為是對地方領導的反對，他用手槍指著主教的頭予以威脅。主教平靜地回答說：“如果我害怕死亡，就不會來中國傳教了”。士兵神色不安地詛咒了一句，然後離開了。

之後，平靜了一段時間。颶風帶來了很大的災難。除了死亡和受傷，還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思想變化。

1927 年一場可悲的事件結束了這段動亂的時期：那就是土匪代替了軍隊。我們當中的三位神父被捕，被帶到山裡。他們要求一筆非常高的贖金，人們擔心他們會成為土匪殘酷行為的犧牲品。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就在那年的耶誕節突然被釋放了。因為扣留神父們的土匪頭子很喜歡賈教送給他的禮物。

18

會祖的到訪（1928 年）

國共聯盟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1927 年年初，蔣介石在上海殺害了共產黨的公會領導和成千上萬的工人。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國民黨成立了新的政府，首都設在南京。

河南地區處於平穩時期，賈師誼主教決定去不同的地方拜訪傳教士們，並安慰受苦的教友。從 1927 年 11 月中旬開始，直到第二年的三月初，連續四個月都在外面探望教友和傳教士們。

歐洲戰爭時期，在中國的傳教士數目一直都是 13 位，後來增加到 22 位，此

外，經過一段漫長的培育，終於看到了成果，主教懷著喜悅的心情在自己的傳教區祝聖了第一位神父 - 李若望，這是 1927 年 2 月 6 日主顯節，在鄭州主教座堂祝聖的，有很多的教友參加的祝聖典禮。希望之光還展現在修院的果實上，大修院收錄了 7 位修生（高中神學生），小修院收錄了 9 位（初中和高中生），另外還有 16 名在修院體驗生活的備修生。

由於此段時間比較平靜，賈師誼主教告訴會祖孔維鐸總主教，這是來中國視察的最好時機。

孔維鐸總主教於 1928 年 9 月 21 日乘船從馬賽港出發，10 月 26 到達上海。當賈師誼主教還在鞏縣的山區視察教務時，他接到了總主教到達上海的消息。他騎馬來到火車站，上了經過那裡的第一列火車，那是一列裝載著煤炭的貨車。他上了其中一節車廂，與許多窮人一起坐在煤炭上。賈主教來到寒冷的鄭州，全身沾滿了煤，就像一個掃煙囪的黑掃帚。

洗漱更衣之後，又乘火車到了上海。沒有人能夠形容主教當時和會祖相遇時的那種感動的場面！

會祖看到他的這個十六年沒見的最親愛的會士，自從 1912 年他被祝聖為主教之後就再沒見過面。他看到他憔悴的面容，那是由於辛勞，缺乏營養，以及常期的戰爭，搶劫，饑荒和迫害中，身體和精神所受的折磨而造成的。但因著他的傳教士和教友們熱情的接待，以及他們生活的見證，會祖覺得非常的安慰。不只是他的會士和教友們，他在中國也受到地方官員和教廷駐中國大使剛恒毅總主教的熱情款待，剛恒毅總主教在會祖眼中是一位聖人。

會祖在 1919 年就由宗座中國傳教區視察員，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葛布利亞 Guébriant 蒙席那裡，聽到有關中國教會的見證，Guébriant 蒙席在 12 月 16 日寫到：

我和賈師誼主教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我也參觀了不少他的傳教站。我迫不及待地向主教您報告，我在這次的視察中所經歷的美好感受。在委託給你們修會管理的傳教區內，透過真正的傳教士賈主教的帶領，他具有傳教士所需具備的傳教活力，熱情，和諧，智慧和慷慨。希望你們繼續派遣像他這樣的傳教士來中國，天主的國將會在這個世界上飛速的發展。我欽佩他們的貧窮精神。雖然貧窮阻擋了它們的發展，但成熟收割的時候還是快到了。

孔維鐸會祖和賈師誼主教一起乘火車來到鄭州，那裡已經有傳教士和很多的教友在等待他們的到來。

孔維鐸會祖在傳教區停留了一個多月，他拜訪了不同的教友團體，與他的每一位傳教士都單獨的交談。

他曾計劃任命一位修會的會長，希望與地方教區的會長的責任區分開來，最後由文喚有神父擔任此職務。因為有幾個修士承諾要修道，他便決定要為他們成立修會的初學院，但後來由於青年們的意向不穩定，事情就沒有結果。然而，他的確做到了以慈父的身份鼓勵同會的弟兄們，關於這一點，沒有人不欽佩他的虔誠，堅貞，以及他美好的精神。

在登上穿越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開往歐洲的火車之前，孔維鐸主教感覺自己有必要給他的會士鄭州的賈主教最後的問候，他在 1928 年 10 月 14 日這樣寫到：

我在你的代牧區逗留的這段時間，特別受到中國人友好的款待與熱心的幫助，對於這份恩賜我永懷感恩，所以，在我離開之前，我必須向他們表達我的這份感激之情。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恩賜，就像我從來都不會忘記我所欽佩的聖德楷模一樣。最尊敬的賈主教，真心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會祖於同年 12 月底回到義大利，他對這次的視察非常滿意，也對中國教友的未來充滿希望，他給他的會士們說：“我看到了一片結實累累的天地。”

19

一個不愉快的插曲

賈師誼主教在 1904 年去中國之前，同行會士一致推選他為他們的會長；他被任命為宗座監牧之後，同時身兼兩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被選為副會長。從教會法的角度來看，一人不能同時擁有兩種權力，然而由於當時的團體人數少…，再者可能也沒有人去考慮法典的規定，人們只是單純地把他當做自己的會長。

1921 年，當修會被教廷正式肯定之後，人們才開始考慮法典的問題。我們無法知道總會長是否為了任命賈師誼主教為中國的會長而撰寫過一個派遣令。但是即使沒有這個政令，大家都公認賈師誼主教是修會在中國的會長。當時會規已經開始實行，其中規定修會的會長任期是三年，之後可以連任三年，如果再

要繼續任職，需要教廷的批准。

孔維鐸主教回憶說，1926 年 10 月賈師誼主教第二個三年任期屆滿時，他和傳信部的樞機主教 Van Rossum 談過此事。關於連任這事，並沒談到是否允許。但提到傳信部的規定，若在同一個人身上有雙重權力，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1926 年 10 月 22 日孔維鐸主教在信中把這些問題寫給賈師誼主教。

賈師誼主教很快回信說，起初，傳教士少的時候，他反對權力的區分，但現在傳教士增多了，還在不斷的增加，而且都已接受了良好的修會培育，現在有必要將權力區分開來。他在 1926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說，修會的會長應該是一個能夠在德行、知識和年齡上都能影響會士的人，“而且這人應該是一個能承擔起副主教職務的人。”這一條文雖然沒寫在會規裡，但它是宗座代牧的心願，因為這樣處理事情會比較順利。

當時也沒有其它辦法，傳信部就批准了第二個三年的任期。但不能再有第三個三年，所以會祖來中國做牧靈訪察時，也有意任命修會新的會長。

會祖與會士們商量之後，決定選出新的會長。但有兩三位常在賈主教身邊，像是他的參議的會士不同意，他們希望（後來在信中也確實是這樣寫的）會祖把他們看作是教區參議會成員，會考慮他們的意見。但會祖沒有按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後來，這些會士就把所有與這個問題相關的資料整理好寄給會祖。賈師誼主教也同意了，並在上面簽了字，但他不知道這次郵寄除了資料，還有一封信，他也簽了名。但他說他不知道信中有對總會長的一些指責及會士們帶有爭議的評論，其中一條說，會祖的牧靈視察並沒有什麼效果。

孔維鐸主教感到很難過，給宗座代牧寫信，埋怨他們為何在信裡表達對總會長的不信任。賈師誼主教立即回信表示道歉，而會祖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好幾年以後，還有會士聽到賈師誼主教問道：“他們到底讓我簽的是什麼啊...。”

在傳教區做事，可能不會事事謹慎做得好，長上也信任屬下，但孔維鐸主教雖然已經做了七年的總會長，但還是無法接受一位主教在沒有閱讀的情況下，在一封信上簽名，或者，閱讀了，但沒有注意到是那樣負面的內容。孔維鐸主教並沒有因為這事而減少對賈主教的愛護，但是譴責了賈主教，說他需要有一個更嚴謹的管理方法。

新的成就和事業 鄭州醫院的擴建（1929-1930）

1929 年 12 月 21 日，賈師誼主教祝聖第二位中國神父。他叫張伯多祿，生於襄縣。賈師誼主教賞識這個優秀要理員的忠貞和熱忱，他也非常渴望晉升神父。他跟幾位神父學習了必要的神學知識。

1930 年 6 月 20 日，主教祝聖了另外兩位神父：張多瑪斯和孫若瑟。他們兩個在德行和熱心上很突出，也學習了規定的課程。1931 年又有三位修士接受祝聖，直到 1944 年賈師誼主教去世時，已經有 11 位神父。

河南省是國民黨將軍馮玉祥的勢力範圍。曾有一段時間，社會相對安定，之後與中央政府衝突，馮玉祥將軍被政府軍打敗，他帶領軍隊退到山西。隨著他的離開，河南省又落到土匪掌控中。

雖然有這麼多困難，1928 至 1930 年間，在鄭州主教座堂周圍，興辦了不少事業。

主教想要在較多富人居住的城市的中心，開辦一個幼稚園，這是一項新的事業，其結果很成功。在那裡服務的嘉諾撒會修女很能幹，得到了人們的讚賞，第一年就有 108 個學生。

同時，青年人的學校也很有生氣，擁有 200 名學生。但是，由於軍人的敵視和對文物的破壞，學校被迫關閉，他們為了開會侵佔了學校，毀壞了桌椅，弄髒了牆壁。

他們認為傳教士只顧傳教而不考慮人們的利益，為了回應對傳教士的誤解，主教覺得需要開展慈善事業。因為慈善事業才是基督宗教的最好的果實。主教同意開辦一所醫院，並為窮人開設診所，醫院是從 1912 年所建的簡陋診所擴建的，賈主教也就是在這一年被祝聖為主教。

診所很快開始給予需要的人直接的救助。每天需要醫療照顧的有數百人，這種服務受到人們的讚揚。人們來到這裡，不僅僅因為醫藥免費，更是因為他們被救助和接待的方式。醫院的服務不僅得到了教友的讚賞，也受到教外人的認同。尤其幾個出乎人預料的痊癒讓當局感到吃驚，於是，他們派人調查醫院的治療方式，想要知道是否存在奇蹟性的治療。也許真正讓病人得到痊癒的正是服務人員的奉獻精神和關愛。

幾個受傷的士兵從原來的醫院轉到傳教士的診所。還有幾次，當局使載有傷患的火車在傳教士的診所停下來，為的是讓傳教士治好他們，然後再出發。

賈師誼主教在 1932 年的“輝煌的傳教事業”雜誌裡，寫下了他在傳教區 25 周年的報告，他這樣說：

讓人驚喜的是，幾天前還撞傳教士的家門，打家劫舍的士兵們，現在是如何看重教會和在診所服務的嘉諾撒會修女們。

有一天，在診所的大門上貼出了三張寫著金色字的佈告，其中表揚教友的品德是“降落在中國大地上的露珠”。

光是 1930 年，醫院就治療了 147,000 個病人，其中 37,000 位是士兵。傳教士和修女們也很高興地給幾個臨終者施洗。1930 年，給臨終者施洗人數達到 300 人¹。

賈主教還說，在這些成功事業的背後，也有很多的辛酸，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難，也作了很大的犧牲。不少善心人士，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做了很多的奉獻。

在主教傳教 25 周年的報告上，也強調了傳教工作。主教追憶了傳教初期分佈在廣闊土地上的 700 名教友。他曾經看到過由於家人的為難而受傷的教友，也有一些年輕人因為接受了洗禮而被逐出家門。

主教和傳教士們清楚地明白，讓整個家庭接受洗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這樣能夠加強他們的熱忱和努力。這一願望在幾年之後逐漸實現了，他很欣慰地看到不少的家庭接受了福音，成為教友的家庭。

21

主教和傳教士

在這裡我們述說賈師誼主教和他的傳教士們的關係。這需要追溯 4 位傳教士來中國的準備期間，即 1904 年 1 月 17 日，修會的會祖孔維鐸總主教把他們召

¹ 2012 年義大利心病科醫生方濟納卡來拉被邀請到鄭州，參加 7 月 27 日舉行的當地大醫院 - 人民醫院成立 100 周年紀念活動。他很吃驚地看到，人們不僅記得該醫院的創辦人 - 義大利籍主教賈師誼，還掛出了他的照片，並在旁邊寫著，該醫院當初是為了窮人和所有那些需要醫治的人而創辦的，所以，賈師誼主教應該被稱為該市的功臣。在 www.eurochinahealth.com 網頁上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集到他的房間，以慈父的口吻叮囑他們，鼓勵他們懷著熱忱、勇氣和恒心把自己奉獻給使徒工作，就是上主在中國河南為他們準備的工作。

主教在給他們送行時說：“我本來應該給你們指定一個會長，但是這由你們自己決定，如果你們認為某個弟兄適合擔任這個任務，你們就秘密投票給他，到最後我會認可你們的決定”。

賈師誼神父被選上了，他獲得了三票，他自己投的那一張票當然是為別人的。這正是孔維鐸總主教想要看到的結果，他微笑著宣讀了投票的結果。

卜懋德神父解釋說：

“不可能是別人。因為所有人都擁護他、喜愛他，他那有節制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讓人佩服，臉上總是帶有微笑，他是天生的會長，從我們相識他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根據會祖的敘述，隨著他成為宗座代牧，賈師誼神父“放棄弟兄的身份，好使自己像父親一樣工作。”

賈師誼神父是真正的父親，對傳教士是這樣，對他負責的教友也是如此。

他的傳教士們！每一位傳教士都像他一樣，經歷了與自己的家人和國家離別的痛苦。他曾經歷過艱難的生活、住過簡陋的土房、體驗過傳教行程中食物的短缺，因為有時要走十五到二十天，有時一個月，還得在野外露宿，吃窮苦人施捨的一點食物；他感到過勞累，也有灰心的時候，但他每次都能熱情地款待那些來主教公署的傳教士們。他經常給那些在遙遠和困難地區傳教的弟兄們以驚喜。他鼓勵他們，安慰他們，也特別愛戴他們，而傳教士們也能感受到被愛。用主教的話說，他們時刻準備好面對一切的困難和危險。

他從不發號施令，雖然他知道不會有人拒絕他的命令，但他只是建議性的和徵求性的分配工作。他尊重每一個人，為了表達他對弟兄們的信賴，有時他也邀請他們為他做一些服務，可以顯得他們比他更有能力。他的信任使傳教士們也很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因為他們的上司給予了他們足夠的勇氣。

當某個傳教士帶著自己傳教的計劃來到他那裡，期待從他那裡聽到鼓勵的話語，他會說：

很好，很好，繼續工作吧。

或說，

是的，當然啦，但是也可以這樣或那樣。

他的建議很不錯，以至於傳教士都樂意接受。當傳教士的建議好像不太理想的時候，他不會直接拒絕，而是很客氣地說：是一個好主意，但是需要多考慮

考慮。

為了讓弟兄們感到滿足，他會拿起筆記本，把他們的建議都寫下來。他從來不會忘記，有時在事情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是他主動重新提出話題，對所有的建議加以討論，並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使得傳教士們獲得更多的動力。

這些傳教士的建議不見得都做得得到，但他都不直接拒絕，會婉轉的回答說：“最好再考慮一下....”

危險的時刻也常有，在危險時刻續留在原地是一件危險的事。所以他會鼓勵剛來的弟兄，以及那些身體弱的弟兄離開危險，同時他會說：“我自己留下來，如果還有誰願意也可以和我一起留下”。

有一件事讓他感到十分痛苦，那就是總會長要求某個弟兄回義大利。他感到非常難過，但是考慮到修會的需要，因此他沒有抱怨，只是勸另外一個弟兄擔任起這位弟兄的工作。如果有弟兄去世，他的感受就像失去兒子一樣痛苦。

他在離住宅不遠處建造了一個墓地，當有弟兄從總會來時，他常常和他一起散步到墓地，並一起為亡者弟兄祈禱。

他與年輕傳教士走的很近，以便鼓勵他們，好使他們不至於在最初的困難中失望。他也特別關心那些工作狂的人，他會及時制止，因為他知道過度的工作會讓人窒息。

那些 1920 年卜懋德會長在任期間，和後來進入初學的小弟兄們，他們都是成熟的青年，但也受到了不少考驗，他們具有學生和年輕司鐸應有的能力。他們在總會的院子裡設計了一台有很長天線的原始收音機，在當時收音機還不流行，人們只能在實驗室看到它。後來，他們又製作了一部在北美印第安人地區傳教的電影“火焰”，儘管在技術操作方面不夠完美，但是由於特別感人而吸引了年輕人和成年人。

孔維鐸總主教告誡鳳來神父說：“神父，記住，時代不同了，今天的年輕人需要理解和新的標準，這些標準與十五年前的迥然不同”²。他們是新時代的年輕人，在服從指揮和實施職務方面更自由、負責、獨立。即使觀點不同，甚至得不到他人的認同，但他們的服從都是無條件的、慷慨的，這種服從的精神對他們的選擇是有益的。

在中國，有些老的傳教士會帶著懷疑的目光看那些年輕的傳教士們。有一次賈主教本人對他們不正經的輕忽態度也很不滿意。但是經過與傳教士們一段時間的相處，他發現年輕傳教士們很有節制，面對逆境也有堅忍不拔的精神。

² 參閱 Augusto Luca 著，Pietro Uccelli uomo di Dio 一書，第 125 頁，2005 年 CSAM, Brescia 出版。

主教很樂意和他的傳教士們在一起，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和他們談話，分享他們的喜樂，也不會因為他們的玩笑而心生疑慮。有人抱怨時就安慰他，他記得香港主教的話：“為了不成為真正的瘋子，在傳教事業上需要變得瘋狂一點...。”

夏天炎熱的時候，他經常說：“活著就該滿足！”

他高興地接納來自內地的每一位傳教士，並交給他們工作：給若瑟會修女簡單的講道、教教聖嬰孤兒院的孩子們、或者做他自己的秘書，用打字機抄寫重要的信件或者文件。傳教士們給他帶來的喜樂，使他在沉重繁忙的工作中感到輕鬆愉快。

22

寵愛的對象

這一節的內容是來自關神父所寫的：“中國人成為宗座代牧寵愛的對象，他們是他的世界、他的一切”。

傳教士們就像他的家人，教友也像他的家人。他的門為所有人敞開著，很多時候教友都是不敲門就進去了，但他總是很客氣地接待他們，尤其是那些從遠道而來的人。他以真誠的愛對待他們，他甚至很清楚地認識他們每一位。

此外，他也主動與不同地區的教友接觸。很多次他甚至很有耐心地翻閱傳教士的堂區牧靈記錄。有時他也會給出一些建議，比如：這個人有作教友團體負責人的天賦；或者，那個女人為了成為教友受了很多苦，需要多給與鼓勵。

他所堅持的觀念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讓整個家庭接受洗禮。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妻子不願意認識教會，當丈夫和孩子們祈禱的時候，她認為他們是在製造噪音。有一種現象很奇怪，那就是：妻子或者丈夫往往為了讓家庭和睦而放棄自己的信仰。有一天，一位丈夫來到傳教士那裡，說他的妻子講奇怪的語言；傳教士趕到後發現她附魔了，於是就行了驅魔禮，從此以後這位妻子變得很安靜，後來也領洗進教了。

賈師誼主教從踏上中國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對中國人懷著極大的好感。一段時間過後，他瞭解了他們的好品行，並對這個偉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認識。他們既聰明又勤勞，他特別欣賞中國人的耐心。家裡的女主人雖然總是做同樣的

飯菜，無論她做的怎麼樣，人們都吃的津津有味；人們睡土炕，枕磚塊，蓋破舊被子，被子的顏色通常都是栗色的，因為比較耐髒。耕種土地，生活舒適滿意，從不抱怨。他們的宿命論有助於幫助克服各種災禍。

他們講話的時候總是引用諺語，說明他們很有智慧。

不但上層社會的人都遵從孔子的教導，這是一位生活在基督降生前 500 年的智者，就連普通老百姓也受教於孔子的學說。孔子留下了一些著作，教導人們生活的意義，重視和諧，效法天道，即是說宇宙被宇宙的法律支撐著，並且這個法律控制宇宙中的一切。所有人都應該尊崇皇帝和任何一個有責任領導社會的人。在家中，人們則應該服從和尊敬父親。

在中國人身上，賈師誼主教發現中國人對友誼的重視，孔子將它稱之為‘仁’，即：友愛，慈悲，同情。其它的德行有‘忠’。

中國人之間在有需要時他們總是相互幫助。大家也都有博愛的精神，孔子稱之為“仁”，即：友愛，慈悲，同情。賈主教在人民身上還發現了其它的德行，這些也是孔子的教導，其中包括：“忠”，“恕”。關於恕，和耶穌基督所說的：‘你不願意人對你做的，你也不要給人做’是一樣的道理。

孔子沒有談到“神”，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來自於老子的道教和佛教。

對於老子而言，有一個超凡的原則存在，它就是“道”，從它發出人的倫理原則。

佛教講說，佛是慈悲的，要求同情和善的行為。佛教在中國很普遍，其中的一些思想對基督信仰有幫助，它可以讓人在基督內認識真正的救世主，他是仁慈的，他愛世界，甚至為它而捨棄自己的性命。

23

教區會議（1930）

1930 年最後的一件大事，是舉行首屆教區性會議。那次會議曾一度往後推遲，最後終於作出決定，就算付出全部代價也要舉行。清晨太陽升起之前開第一輪會議，太陽下山之後再開一輪，這樣安排開會時間是為了避開每天飛過兩次轟炸城市的飛機的打擾，那是將軍之間的內部鬥爭，可能是因為一個將軍佔領了該省，而政府軍在和他交戰。

教區會議是主教和司鐸們的聚會，為了討論教區的情況，並制定出行動指南。鄭州的教區會議以中國主教會議為指南，這次主教會議是 1924 年在上海由

剛恒毅主教召開的。在主教會議中，人們可以看到剛恒毅主教的傳教神火。

下面我們簡述幾個關於傳教的討論結果，它們在艾安康神父所寫的“征服者”一書中有詳細記載：

關於傳教方法，教區會議這樣說：

福傳雖然是天主的工程，但我們也有義務，尤其需要通過用聖善的生活來見證。我們必須用真正的愛，對待託付給我們的人民，儘管每人都有缺陷，但也要懷著忍耐與和善對待他們。為了拯救他們，我們需要忍受各種患難和挫折。傳教士的首要任務是宣講，但是為了使它成為有效的，需要不斷的恒心祈禱，同時也應該勸告教友們為外教人的皈依而祈禱。我們不能等機會宣講，而應該去尋找機會，不管是在旅途中，還是去探望教友們的時候都需要宣講。勸說教友們成為傳教士，向親戚，朋友們傳教，教導信友們懷著教友愛德的精神去進行傳教工作。

關於慕道和慕道者，會議這樣說：

根據規定，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名字告訴教會，表示願意進入教會，並把家中迷信的東西清除，有好名聲和純正的意向的外教人，才是望教者。

如果是整個家庭，從家中除去所有迷信的東西是很重要的。整個家庭應該知道，信仰耶穌基督意味著給自己的人生找出新的方向。

如果在某個地方有更多的家庭渴望信仰耶穌，儘量給他們派去一個中國修女或要理講師，如果能開辦一所小的傳教學堂就更好了。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應該常常探望那個團體，密切關心團體的進展。

慕道期是學習信仰真理的時期，應該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在那裡望教者們聚在一起學習一兩個月。這次會議還認為，望教者在傳教士的家聚會是有利的，因為傳教士能夠親自教導望教者，還能夠一一認識他們。望教者的團體人數不該太多，他們最好在自己家中已經學會了 6 端經文。每個團體學習一個月，如果傳教士們認真地教導他們，這樣為準備領洗就已經足夠了。

主教在傳教 25 週年的報告中說：

我還有不少的困難和憂傷需要面對，但是我們的犧牲一定會得到賞報。因為一切來自天主的事情都都是神聖的，這個想法可以鼓勵我們不怕付出一切代價地進行下去。

緊張工作的年代（1931-1937）

1931 年，不僅是傳教 25 週年，也是賈師誼主教作為主教到羅馬述職的一年。在職的主教應該每 10 年謁見一次教宗。賈師誼主教于 1931 年 9 月 25 日從鄭州出發。見到了教宗，把傳教 25 週年的報告呈上之後，主教返回修會的母院，見到了修會會祖和他的幾位傳教士。然後就去不同的地方募款尋找傳教經費。從教宗到傳信部，再到協助義大利傳教士的善會，很多人都幫助了他。義大利政府和其他主教們也協助了他。

他在義大利的時候，修會會祖病重去世，賈師誼主教感到很難過，為他舉行了葬禮，他也看到了人們的哀痛，因為他們都把他看作是一位聖人。

之後，為了參加帕爾瑪外方傳教會的全體代表大會，主教又在義大利停留了數月，在該大會中，選出了會祖的繼位人。離開教區將近兩年之後，主教返回中國，身體頗為強健，心中總是充滿熱火和計劃。和他一起來中國的有 8 位沙勿略會士，他們的地點是河南省。

那些年代，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愈演愈烈。共產黨在 1929 年退到了江西省南部，但是國民黨繼續追趕他們，對他們進行剿殺。當蔣介石動用百萬大軍進行第五次剿殺時，共產黨進行了戰略上的後退。把軍隊從江西轉移到陝西北部，穿越湖南和四川。就是在大山裡的長征，穿山越嶺，沿路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長征的隊伍最後到達陝西，只剩下 30000 人。在這裡，共產黨組成了一個獨立共和國，他們為了未來的勝利團結一致。後來與國民黨一起抵抗日本侵略。

1937 年，賈師誼主教和他的傳教士以及主教府的教友一起慶祝晉牧 25 週年，6 月 20 日是鄭州主教座堂的主保節日，來參禮的人數超過人們的預料。很多的人不能進到教堂，他們就站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參與活動。傳信部的樞機出席了慶典，並發表了講話。在午飯的期間，也有幾個人表達了他們對主教的讚賞和愛戴。我們在此只分享樊異才神父（Mario Feassinetti）所寫“1937 年我們在中國的生活”中的幾句話，選自沙勿略會在中國的雜誌：

尊敬的主教，25 年前，教會沒有給你一個寶座，而是馬車，一輛破舊的馬車。尊敬的主教，您擁有一顆年輕的心、一個強壯的身體，開始艱辛地拉動那輛馬車，25 年來您一直背負著沉重的厄，忠貞到底，在您旁邊，每個人拉著繩子和您一起拉車，其中也有傳教士們。經過 25 年的共同工作和生活之後，所有的傳教士：老人、亡者、青年、返回祖國的，今天都在此見證您總是吃苦在前，犧牲在前，工作在前，捨棄自我在前，休息在後的精神。

您總是那麼的善良、陽光、平靜、熱情，從不敗興，毫無自私，在糾正和鼓勵人們時，從不用強硬的態度。這些傳教士們的見證是您 25 周年的紀念品，最美麗和聖潔的紀念品，是真真實實的紀念品。時間和惡劣環境都不會摧毀的紀念品。

很遺憾，短暫的勝利就像耶穌凱旋進入耶路撒冷一樣，耶穌後來為了該城未來的命運而哭泣，並開始了自己的苦難。賈師誼主教從此也開始了加爾瓦略山的苦路。

25

黑暗時刻 (1937-1942)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開始，日本向中國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自 7 月到 12 月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日本侵佔了中國大片的土地，其中包括北平（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地。

日本人所到之處都發生了恐怖和死亡事件。一年後，先侵佔了北部的省份，進而入侵中原。

日本軍隊在佔領一座城市之前，先進行轟炸。從 1938 年 2 月 14 日，開始轟炸鄭州，造成了無數的傷亡。3 月 18 日，第一個炸彈落到了傳教士們的院子裡。造成兩個小孩的死亡，他們當時是被壓在廢墟之下而死的，另外還有 12 個人受傷。

5 月 13 日，有 10 個炸彈落在主教府和主教座堂。幸運的是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聖堂遭到了破壞。賈師誼主教懷著悲痛的心情首先感謝天主，因為沒有人受傷。像這樣的轟炸很容易造成幾十個，甚至上百人受傷。他舉目向天說：「物質的教堂被炸毀了，但是精神的教堂仍然存在，並且會永遠存在。」他很

快就開始策劃怎麼樣重建一座大殿，而不只是教堂，一座獻給耶穌聖心的大殿，因為他要把它重建得更宏偉，更漂亮。

日本人來到了黃河一帶，轟炸河南省會開封。黃河一帶的人，看到日本軍隊幾乎沒毫無阻礙地前進，開始逃向南部和西部。逃難的人群來到了鄭州和河南西部山區。

不久，大批的逃難者到了鄭州，他們的情況非常可憐。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軍的前進，命令轟炸開封一帶的黃河堤壩。河水湧流而下，席捲一切。房子被捲走了，上萬人淹死。

在鄭州唯一的一所能夠救人的醫院是教會開辦的。每次轟炸之後，數百個傷患擁擠而來。神父、修女和護士們，以及教友們開始緊張地醫治，累的他們幾乎無法站立，但是仍然繼續不停，因為根本就不可能停下來。賈師誼主教像天使一樣接近每個人，安慰他們。

一位嘉諾撒會修女為了通行證的問題而開始發狂：因為中國軍官拒絕給她發放去上海住院治療的通行證。最後只能選擇一條遙遠而危險的路。這是軍人敵視傳教士的第一個徵兆。

之後，他們開始指責傳教士，把他們視為間諜。指責的原因是因為傳教士們是義大利人，而義大利與日本是聯盟關係。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呢”，賈師誼主教預言。

1942 年 5 月 6 日，最後的審判到了，所有傳教士聚集到河南南部內鄉縣的一座塔裡面。

我們可以想像，就像惡狼進入羊群的時候，善牧被迫捨棄自己的羊群的痛苦。賈師誼主教在自己心中默默感謝天主，因為在天主啟示下，他為了傳教事業而培養了一些中國神父。在那個艱難的時期，有十二位，他們能夠替代離開的義大利傳教士。

的確，日本軍隊是踏著人們的鮮血前進的，他們非常殘忍，特別是對年輕的若瑟會修女們。在不同地方建立起來的醫院和急救中心發生了很多事。幸運的是，政府的新規定是那些主導社會工作的人員可以留在原來的工作崗位。如此，主教不僅讓中國神父，也讓幾個外籍傳教士留了下來。

6 月 2 日，在員警押送下，賈主教和傳教士們坐著人力車開始撤離，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走了 400 公里崎嶇不平的土路，當時在陰涼處的溫度都達到了 40 度。

就這樣走了 15 天的路程之後，他們到內鄉，在一座破塔住下。塔沒有門窗，房頂也漏水，他們只能把稻草鋪在地上當床。當地人說沒有準備食物，每個犯

人應該自己尋找食物，“因為這裡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集中營”。

。

26

強健的身體被摧毀（1942-1944）

5 個月過後，集中營的生活讓賈師誼主教覺得身體很不舒服，於是他申請回到自己的醫院接受診治。但後來被批准去許州的基督教醫院治療，而不是天主教的醫院，在天主教的醫院裡只留下了吉神父（**Mario Ghezzi**）和蘇禮安（**Zulian**）神父。

賈主教在襄縣的短暫停留受到了熱情的款待。卡神父（**Castelli**）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1942 年 10 月 3 日，大家在歡呼和鞭炮聲中接待主教，他穿著主教禮服來到教堂誦念贊主詩。然後主教開始講話，由於激動和疲勞，他的講話數次中斷。他說：“我來到你們這裡已有 40 年了，你們知道我很喜歡你們……最近幾個月我去了幾百里以外的地方，雖然離你們比較遠，但是我的心……我的心……”。他無法繼續再說下去了。為了能支撐住身體，他需要用雙手握著權杖，他的身體向前彎，臉色蒼白，同時，眼淚大量的往外流。主教哭泣，中國神父們也跟著哭，修女們，教友們也都一起哭泣。

稍微平息之後他又慢慢開始講話，但是誰也聽不見他講什麼；最後，人們終於聽見他用帕爾瑪方言大聲講了一句無奈的家鄉方言，然後輕鬆地吸了一口氣。

在醫院住了幾天後，警衛看到主教外出向人們問候。他們認為他痊癒了，想要讓他去內鄉縣。但後來他們推遲了主教出發的日期，讓其他神父們都離開了。從 1943 年 1 月開始，主教住在許州。

11 個月過後，也就是 11 月份，他有幸能遇到蘇禮安神父和桑修士（**Amedeo Sansoni**），他們回來是為了在醫院做手術。數日後，薄神父（**Gino Botton**）也回來了，他是從集中營被釋放出來的。

在此同時，日本軍隊越來越近。1944 年 4 月，警衛通知主教離開許州，因為日本軍快進城了。賈師誼主教召集若瑟會修女，和她們一起逃往山區，在郊縣的山洞避難。幾天後，收到蘇禮安神父的一封信，信中告知薄神父不幸去世的消息。大略的經過是，當日本士兵來到時，薄神父從避難室出來，這表明在地

下室有人。當時正好有一個士兵也到了入口處，他的刺刀突然擊中了神父的肚子。薄神父不久就去世了。

賈主教又一次感到極度悲傷。大聲說：“他是殉道者，他為了救別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數日之後，主教返回鄭州自己的住處，他孤身一人，有病在身。1944 年 9 月 26 日，給郟縣山洞的逃難者寫了一封信：“我來這裡 15 天了，我有些炎症，小便困難。難以入睡，發燒 39 度。我感到難以呼吸，身體虛弱。”

出乎人預料的是柯神父（Gisberto Cocconcelli）能夠陪伴在他身邊。1944 年 10 月 2 日，日本巡邏隊闖入了郟縣的山洞，那裡有我們的幾位傳教士和修女。他們讓成安德神父回到自己的傳教區，讓柯神父、嘉諾撒會修女和若瑟會修女回到鄭州。

10 月 6 日，他去找一位日本醫生看病。醫生雖然聽不懂他所說的，但是通過臉部表情知道自己的病情並不樂觀。而他自己還每天都去看望病人。

11 日，他去找另外一位講英語的醫生。醫生清楚地告訴他，所有的器官都衰竭了。16 日，他被診斷出腹膜炎。21 日領受傅油聖事。他頭腦很清楚，但是不能說話。在承受了大約半個小時的煎熬之後，於 10 月 27 日 10 點 25 分去世。在鄭州和他一起傳教的傳教士、嘉諾撒會修女、若瑟會修女和無數的教友都陪在他身邊。

偉大的主教去世了！他離開了人世，離去時和他生前一樣，在信德的支撐下，一直保持著謙虛和平靜。

殯葬那天，人們哭個不停，給他獻追思彌撒的教友們很多，由於獻儀太多，需要轉送到其他傳教士手中，好使他們在限定的時間內做完。

27

一位由天主派遣來的人（1906-1944）

想到賈師誼主教，就會讓我們想到洗者若翰，一位由天主派遣來，向人們宣告默西亞到來的人（若 1,6）。就像若翰一樣，賈師誼主教宣講天主子耶穌，說：你們不認識的那位，我連給他解鞋帶子都不配（若 1,26-27）。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形象，那就是耶穌自己。就如同耶穌一樣，除了罪過之外，他完全和我們相似（斐 2,7），賈師誼主教也是如此。他分享了中國人的

一切，與中國人在一起，成為中國人，與他們一起受苦，救助貧困，給所有的人帶來益處，向所有的人宣講天主的國。

就像耶穌一樣，他也體驗過挫敗，他親眼看到他的傳教事業被毀，也遭遇過被否定、凌辱，甚至死亡的威脅。但他至死一直忠於天主託付給他的使命。

如果不死於暴力，他也會因耗盡體力而昏厥，因為他愛所有的中國人，為了他們的益處他可以耗盡自己的精力，他也會犧牲自己的性命。

在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的時期，傳教士們看到了 50 年來辛苦工作的成果被摧毀，想到他們的賈主教，他們這樣說：

天主沒有讓他面對如此大的痛苦，提前召叫他享受天堂的賞報。他將在天堂上為他的中國祈禱！基督信仰一定會勝利！

為了紀念逝去的主教，沙勿略會士們寫了很多讚揚他的文章。這裡我們只列舉幾個能反應他個人品德的事蹟。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屬於天主的人。他從小的時候就受母親的影響，後來在教區修院和沙勿略修會接受了良好的培育，是一個很有信德的人。

賈主教不僅是一個很有信德的人，而且也有非常大的愛德。他是如此的愛耶穌，以至於能毫不遲疑地面對最艱難的犧牲。當他還很年輕的時候，他對基督的愛就受過考驗，當時他親眼看到一位非常愛自己兒子的父親，看到自己唯一的孩子被天主召叫，雖然他們心裡非常捨不得，但父子倆面對天主的召叫還是作出了肯定的回應。

為了堅固教友們的信德，賈師誼主教在中國面對挑戰的時候從未退縮過，而這一切都是由愛而生出的。

他曾遭遇過很多的困難，我們閱讀了他在饑荒年代所寫下的痛苦的經歷，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戰爭、搶劫、饑餓的困境中度過的。他為那些在大街上所遇到的不幸之人而心痛。為了救濟更多的饑荒者，他毫不遲疑地變成了一個乞丐。他對窮人的憐憫和愛是有目共睹的。

儘管有如此大的考驗、痛苦和困難，賈師誼主教仍然保持著一份沉著的寧靜，他的臉上顯露出的是祥和的平靜。任何事情都不能影響到他。他對天主的信賴是如此的大，以至於從來沒有灰心放棄過。

賈師誼主教的信德是由祈禱來支撐的。他是一位祈禱的人。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他在教堂內的聖體櫃前朝拜。他曾經說過，聖體聖事是一個很好的中介，他可以讓傳教士們幫助更多的外教人皈依天主。聖體聖事也是他喜歡的講道題

材，他希望敬禮聖體聖事能成為教友敬拜祈禱的中心。

他非常重視節慶彌撒的參與，叮囑新友們參與聖體聖事。為此，他也希望教友能常常辦告解，他自己隨時都準備聽所有來找他辦告解的教友們告解。

他經常進教堂朝拜聖體，這也是教友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他確信傳教士在聖體台前祈禱的榜樣“比 100 遍的講道更有效，因為榜樣比言語更有價值”。

曾陪同主教視察過一次教務的姜神父說：

看到主教在傳教行程中與天主完全結合的生活，以及堅持不懈的祈禱，讓我真的很感動。

對傳教士們來說，賈主教是一位真正的父親，而且，教友也把他視為他們精神上的父親，對他的信賴就像孩子在父親面前一樣。教友們聽他講道時，都非常專心，主教的話總會觸動到他們心靈的最深處。

他懷著信德接納了生命末刻的病苦，他祥和地離開人世，是他與天主親密關係的記號，這種關係伴隨了他一生。

祈禱



無限仁慈的天主，天主父、聖子、聖神，我們崇拜祢。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賜給祢在鄭州教友的首位牧人，也是祢的僕人賈師誼主教一顆仁慈的心，充滿仁愛的精神，以及傳教的熱忱。

我們懇求祢，因他的代禱，賜給我們我們所求的恩惠。。。

求祢，讓祢的僕人因祢在他身上所完成的奇妙事功在此世上也受光榮，而我們也因此更易認識祢、愛慕祢，又能更努力地、更有愛心地、更慷慨地繼續我們的基督徒生活。阿門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經。